

## 前 言

“羅森堡夫婦”一劇<sup>①</sup>是根據朱利葉斯和伊斯爾·羅森堡被控告犯間諜共謀罪，而於一九五三年六月在美國被處死刑的事實寫成的。我們曾經深入地研究了這個案子的官方文件，深信這個劇本忠实地反映了這些事實。劇中最重要的第二幕便是根據原審判記錄加以縮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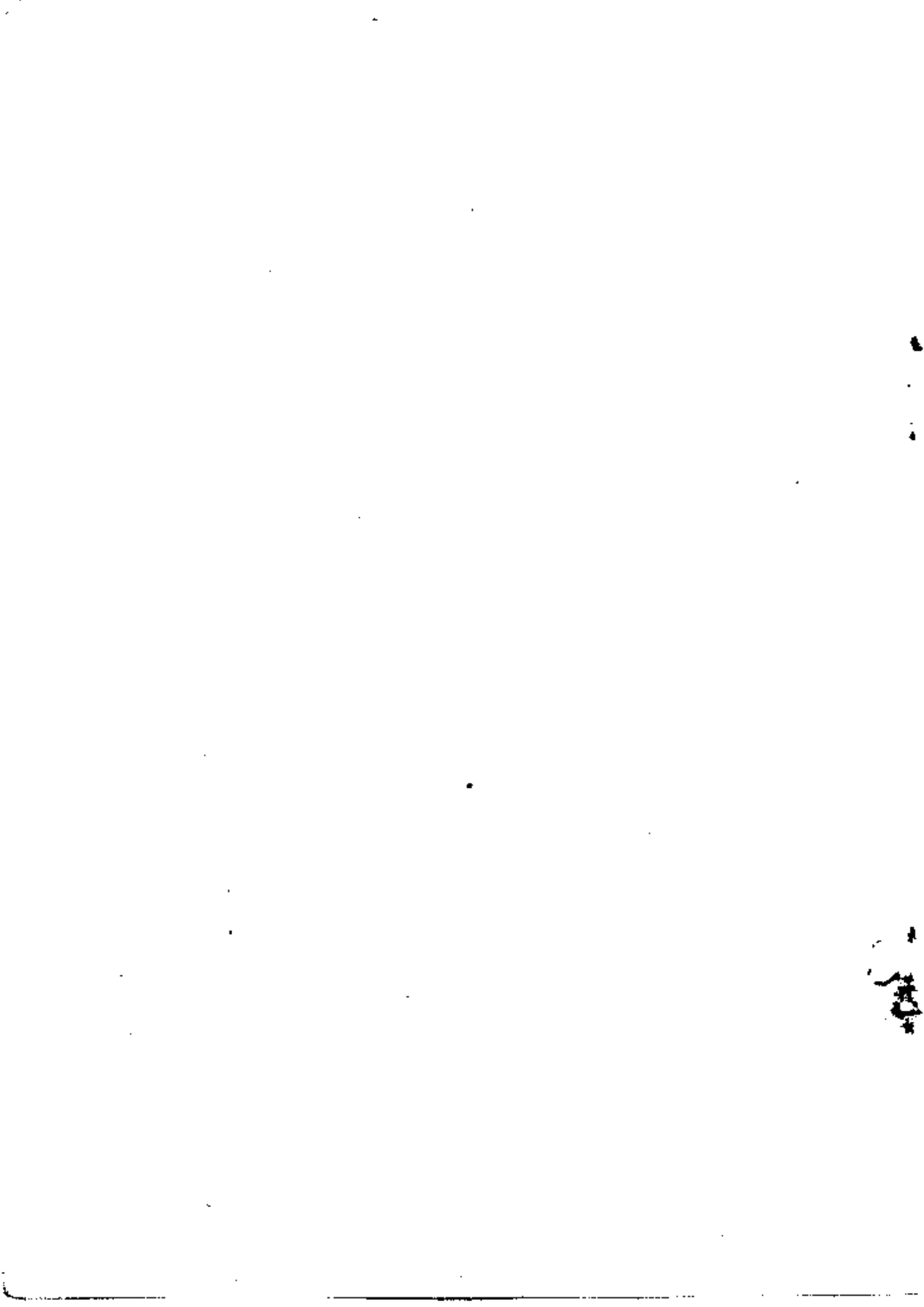
我們希望本劇的出版，可以使全世界的人認清這件駭人聽聞的冤獄的真相，並為羅森堡夫婦洗清這不白之冤。

伊立克·派司

威廉·白蘭德

---

<sup>①</sup> 本劇曾於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在倫敦聯合劇院 (Unity Theatre) 第一次演出，哈利·漢科克 (Harry Hancock) 導演。



## 劇中人物

(以出場先後爲序)

- 朱利葉斯·羅森堡  
索非亞·羅森堡——羅老太太，朱利葉斯的母親  
薩姆·巴羅——羅森堡夫婦的鄰居  
伊斯爾·羅森堡——朱利葉斯的妻子  
戴維·格林格拉斯——伊斯爾的兄弟  
約翰·馬丟斯——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密探  
皮爾·格蘭特——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密探  
麥克司·愛力却——朱利葉斯的大学同学  
摩頓·蘇貝爾——朱利葉斯的朋友  
海倫·蘇貝爾——摩頓的妻子  
露絲·格林格拉斯——戴維的妻子  
俄·約翰·羅奇——格林格拉斯的律師  
歐文·考夫曼法官  
歐文·薩波爾——政府檢察官

法庭書記

伊曼紐爾·布洛克——羅森堡夫婦和蘇貝爾的辯護律師

哈利·哥爾德——官方証人

朋·司奈得——攝影師

陪審長

麥基太太

夫累得·文生——美國最高法院首席法官

電話接線生甲

電話接線生乙

傑姆士·本內特——聯邦監獄長

示威者，男人，女人，警察等等

## 第一幕

第一場 紐約朱利葉斯和伊斯爾·羅森堡所住的公寓。

第二場 戴維·格林格拉斯住的公寓。

第三場 紐約聯邦大廈內聯邦調查局辦公室。

第四場 墨西哥城摩頓和海倫·蘇貝爾所住的公寓。

第五場 同第三場。

第六場 紐約約翰·羅奇的事務所。

## 第二幕

紐約南區聯邦法庭

### 第三幕

- 第一場 紐約的一個公園。
- 第二場 華盛頓白宮裏的電話接線台。
- 第三場 紐約奧新良新新監獄內的一間牢房。
- 第四場 華盛頓美國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文生的辦公室。
- 第五場 靠近紐約碼頭的一條街道。
- 第六場 同第三場。
- 第七場 同第二場。
- 第八場 同第四場。
- 第九場 同第三場。
- 第十場 紐約的一個公墓。

### 關於佈景的說明

由於第一幕和第三幕中的各場需要迅速換景，舞台上应尽量少用笨重的佈景裝備；並且可採用分台佈景輪流使用的方法。第二幕則可使用全台，佈置較結實的佈景。

## 關於音樂的說明

本劇在倫敦聯合劇院演出時所配用的音樂如下：

### 第一幕

第一場序曲 華爾騰(Walton)交響樂第二樂章。

第二場序曲 現代美國舞曲一支。

第三場序曲 科勃倫(Copland) (El Salon Mexico)。

### 第三幕

第一場序曲 蘇沙(Sousa)的“細紅線”進行曲((Thin Red Line) March)。

第二場 華爾騰交響樂第二樂章。

第三場 華爾騰交響樂第三樂章。

第五場 華爾騰交響樂第二樂章。

第七場 華爾騰交響樂第四樂章。

第九場序曲 巴伯(Barber)的“弦樂慢曲”(Adagio for Strings)。

第九場收場 貝多芬(Beethoven)第九交響樂第三樂章。

第十場收場 華爾騰交響樂第四樂章。

# 第一幕

## 第一場

燈光在台的左边亮起來，照出朱利葉斯和伊斯爾·羅森堡在紐約所住的公寓（窄小的）。朱利葉斯坐在桌旁修理著一個很大的小孩玩具火車頭。一会，有敲門聲，朱利葉斯站起來向門邊走去。

羅老太太（在外面）是我。（她走進，朱利葉斯過去吻了她一下。）

朱利葉斯 媽媽，您好。

羅老太太 我給你們帶蘋果餅來了。

朱利葉斯（一面聞着蘋果餅）哦，好香啊！您就在这裏吃晚飯好嗎？（羅老太太含笑點頭）坐下吧。（羅老太太坐下）羅比要睡覺了，伊斯爾正在替他洗澡呢。

羅老太太（想起）哦，我從過道裏把你的信件給帶來了。  
（她把信件遞給朱利葉斯。）

朱利葉斯（翻看信件）賬單……賬單……賬單……（喚着伊斯

爾)伊斯爾，親愛的，這裏有摩頓和海倫·蘇貝爾寄來的明信片。他們在墨西哥度假呢。

伊斯爾 (在內台)真是有福氣的人!

朱利葉斯 (讀信)“天氣太好啦。道奇斯棒球隊怎麼樣?”

羅老太太 邁克好麼?

朱利葉斯 哦，他的喉嚨現在好像是好了，學校裏的功課也有了進步。羅比仍舊是個調皮鬼……他們都是了不起的孩子。

羅老太太 你自己怎麼樣?

朱利葉斯 (笑)哦，忙得很。

羅老太太 你那些賬務現在還沒有弄清嗎?

朱利葉斯 永遠也弄不清的。(輕鬆地)你瞧，我這兒正發愁哩!

羅老太太 這一向你見到向英先生嗎?

朱利葉斯 您的意思是問我有沒有見到他在我們生意上的那一萬五千元的投資嗎?……沒有，他不幹了，我倒不怪他，連我自己也知道我們是決發不了大財的。至於戴維·格林格拉斯……

伊斯爾 (走進)戴維怎麼啦? 哦，媽，您好。(吻她。)

羅老太太 伊斯爾，你好。

朱利葉斯 我正要对媽講到你的兄弟已退股了，沒有什麼



別的事。(伊斯爾走出)……(無可奈何地)伊斯爾的寶貝兄弟!

有人敲門，朱利葉斯向門口走出去。鄰居薩姆·巴羅走進。

巴羅 羅森堡先生嗎？我叫薩姆·巴羅；我就住在隔壁，剛搬來的。

朱利葉斯 哦，不錯，我昨晚看見你……請進來，這是我母親……媽，巴羅先生。

巴羅 我的名字叫薩姆，您好，老太太。

朱利葉斯 (向內合叫喚)伊斯爾!(伊斯爾走進)……這位是我們的新鄰居，薩姆·巴羅先生……我的太太，伊斯爾。他們握了握手。

巴羅 這樣冒昧地來打擾你，真對不起，我在裝一架電視機，發生了困難，聽說你在这方面是內行。

朱利葉斯 內行不見得，說打擾太客氣啦。

巴羅 我想只不过是哪裏的線路接錯了。

朱利葉斯 我現在就可以去，就去嗎？

巴羅 哦，那不必，明天什麼時候都可以。只要能把它弄好趕得上看星期四的大拳賽就成了。對了，或許你們兩位也高興過來看看這場比賽。

伊斯爾 謝謝，在那方面我可真不在行。

朱利葉斯 (向伊斯爾)如果是音樂會的話，那末……

巴羅 (有點疑心地) 哦……好吧。

伊斯爾 巴羅先生，在這兒喝杯咖啡好嗎？

巴羅 哦，好吧，謝謝。

朱利葉斯 請隨便坐吧。(巴羅坐下。)

羅老太太 我去準備咖啡。(她向後台走去。)

朱利葉斯 她老人家燒咖啡是能手。

羅老太太 哦……算了罷……別廢話了……(出場。)

巴羅 (四面看看) 怎麼你們連一架電視機都沒有？

伊斯爾 好用來教孩子們怎樣勒死他們的奶奶嗎？

朱利葉斯 說老實話，我們買不起。

巴羅 怎麼，像你這樣自己有買賣的人？

伊斯爾 就是因為有買賣。

朱利葉斯 說不定什麼時候我就得要另找工作。

巴羅 你怎麼不去替政府做事呢？現在朝鮮戰爭已經打起來了。國防工廠裏一定有很多事需要人去做。你很可以賺點錢。

朱利葉斯 這個，我以前幹過一次……可是現在不去啦。

巴羅 為什麼不呢，那種工作對你將更有前途。

伊斯爾 我們討厭朝鮮的戰爭。

巴羅 我想誰也不會喜歡這個戰爭。可是有什麼辦法呢？有事情做就行了。碼頭上的伙計們認為這是第三次世界

大戰的開端。你們認為是這樣的嗎？

伊斯爾 我誠懇地盼望不是這樣。

朱利葉斯 如果任憑麥克阿瑟那樣的一班人爲所欲爲，那  
就會是這樣。

巴羅 哦，很難講，我想在這個時代我們是需要幾個頑強  
一些的人的。

朱利葉斯 戰爭就是這樣開始的。

巴羅 哦，我想戰爭是不可避免的。

伊斯爾 如果人民拒絕被拖進去，戰爭是可以避免的。

巴羅 (窘迫地)我想我自己是一向不過問政治的。

伊斯爾 啊，可是政治也會不過問你嗎？

羅老太太 (拿着咖啡走進)巴羅先生，要放糖嗎？

巴羅 我想……我想我不能在這裏擾您的咖啡了，我剛想  
起……我出來的時候忘了關門啦。

伊斯爾 哦，喝一杯吧，已經都準備好啦。

巴羅 不，謝謝，我實在得去啦，電視機的事先向你道  
謝……如果你太忙的話，就不必麻煩啦。

朱利葉斯 真遺憾得很，你竟不能多呆一會兒。

巴羅 好，再見。老太太，很高興見到您。(他顯得有點窘地  
走出。)

羅老太太 他怎麼一下就走啦？

伊斯爾 他走得很突然。

朱利葉斯 是啊，可不是？

羅比 (在台內嚷着)媽媽！

羅老太太 那不是羅比在叫嗎？

伊斯爾 可不是，他在洗澡盆裏要我把他抱起來。(向台內嚷着)好啦，羅比，我來啦。

羅老太太 別去了老不來，你的咖啡要冷啦。

當伊斯爾向台內走去的時候，電話鈴响。

朱利葉斯 你不用管，我來接。(伊斯爾走出，朱利葉斯拿起電話听筒)……哈囉……是的……是，戴維嗎？你是不是要和伊斯爾講話？……哦，和我？說吧……喂，我說戴維，這個我們以前已經談過了。我跟你說過我沒有錢……兩千塊錢！你發瘋啦！你要兩千塊錢幹什麼？……如果你出了什麼事情……這，你在電話裏對我嚷是沒有用的……好啦，明天早晨你到事務所來看我吧……(放下听筒。)

伊斯爾 (走進)怎麼啦？

朱利葉斯 是戴維打來的。他出了什麼事情——這一次像是真的出了事情。

燈光迅速地暗下……

## 第二場

……灯光亮起來，照出在台前部的戴維·格林格拉斯的公寓。他坐在桌旁，顯得有些愁悶。桌子上的一架收音機正在播送道地的美國音樂。收音機的旁邊有一架電話。

收音機內的聲音 我們暫時停止播送節目，要向大家報告一件緊要新聞。由於原子彈秘密被洩漏而受到攻擊的聯邦調查局局長埃德加·胡佛，現在宣佈，已被逮捕的原子間諜哈利·哥爾德對自己的罪行已直認不諱，並且供出了蘇聯在美國的間諜網的詳細情況。在數小時內便將有其他的人繼續遭到逮捕……

戴維很快的關上收音機，走到窗前向窗外兩邊望望，然後走回，拿起電話听筒，撥了一個號碼。

戴維 哈囉……曼哈頓醫院嗎？我要六號病房。我可以和格林格拉斯太太講話嗎？露絲·格林格拉斯……我要六號病房……对不起；你可以給接過去嗎？是六號病房嗎？我可以和露絲·格林格拉斯太太講話嗎？是的，我知道，可是我有要緊的事。我是她的丈夫……（沉重的敲門聲）你是露絲嗎？不，我要和我的太太講話，格林格拉斯太太……哈囉，親愛的……（又一次更响的敲門聲）……你稍為等一下好不好？（他放下听筒走出，回來時有

兩個聯邦調查局的密探，皮爾·格蘭特和約翰·馬丟斯跟在他的後面；馬丟斯趕上前拿起電話。）

馬丟斯 請問你是誰？……格林格拉斯太太嗎？……格林格拉斯先生現在有事。他等一会再打給你。（放下听筒，向戴維）你就是戴維·格林格拉斯嗎？

戴維（猶豫地）是的。

馬丟斯 我們是從聯邦調查局來的。我們想問你幾個問題。

戴維 問我？

馬丟斯 一九四五年你參加過在新墨西哥州洛薩拉摩斯進行的原子彈計劃工作嗎？

戴維 是的，我參加過。

馬丟斯 你知道你做的是一種最秘密的工作嗎？

戴維 是的，但我不過只是一個機械師。

馬丟斯 可是，你也知道你做的是頭等機密的工作。

戴維 是的，這我知道。

格蘭特 那個時候你和你的太太是住在新墨西哥州阿爾布魁爾克的一個公寓裏？

戴維 是的。

馬丟斯 你認得一個叫做哈利·哥爾德的人嗎？

戴維 哈利·哥爾德？沒有，我不認識什麼哈利·哥爾

德。

格蘭特 哈利·哥爾德可認識你。

馬丟斯 我們帶了拘票來逮捕你。你知道你犯了什麼罪嗎？

戴維 不……不知道。

馬丟斯 新墨西哥州將要正式控告你把有關國防的情報交給了外國間諜。

格蘭特 我們了解這裏所說的外國就是俄國。

戴維 沒有這回事。

馬丟斯 好啦，不要害怕。如果你有什麼話要發表，格蘭特先生可以替你記錄下來。我要查看查看你的屋子。

格蘭特 好，說吧。（他拿出一個筆記本。）

戴維 在我沒有找到律師以前我什麼也不準備說。

格蘭特 哦，是這樣的嗎？

馬丟斯 （翻查一個衣箱）這是什麼？（他在看一本練習簿）這是物理學公式嗎？

戴維 可以這麼說。這是電學。這是一門功課的一部分。

馬丟斯 是你的嗎？

戴維 不……不是。

格蘭特 誰寫的？

戴維 這沒有什麼……只不过是大學裏的筆記。

格蘭特 是誰寫的？

戴維 我的姐夫。

馬丟斯 他叫什麼名字？

戴維 朱利葉斯……朱利葉斯·羅森堡。

馬丟斯 羅森堡？他也是猶太人，是嗎？

戴維 是的，可是……

馬丟斯 他是不是住在這裏？

戴維 不，在孟祿街。

格蘭特 門牌是？

戴維 十號。可是這些是毫無關係的……我的意思是，你們所要找的是……

馬丟斯 格林格拉斯先生，你最好去收拾一下行李；你可能要離開一些時候。（向在門口的第三者）李奧，跟着他去。

戴維走出。

馬丟斯 （拿起電話撥了一個號碼，向格蘭特）皮爾，再繼續查一查。（向電話）四百零二號分機……哈囉，梅文；我是約翰。你能不能替我在檔案上找一下？羅森堡，朱利葉斯……孟祿街十號……不，只是查一查而已……謝謝你，我等着。

格蘭特 （看着練習題）這些是……？



馬丟斯 沒有什麼，小孩子的玩意兒。一些大學裏的習題。二X乘電阻，除電壓的平方，等於電流，求X。  
唉，可叫我回想起了學校的生活。

格蘭特 他是不是主要人物？

馬丟斯 格林格拉斯不過是一個神經質的卑鄙小人，他想把俄國人在幾年前早就知道了的東西賣給他們。

格蘭特 他是個共產黨員嗎？

馬丟斯 不是，他和哥爾德一樣，為的是錢。可是這件事總跟共產黨有關。我們必需從上層找出它的關係來。

(他輕輕地敲着那本練習簿，隨後把它擱在桌子上)我們也有一個方程式需要求得解答：X加共產主義，等於間諜。

格蘭特 你認為從他身上可以找出線索來嗎？

馬丟斯 他最好是……(向電話)是的，我就是……原來是這樣的。這是一個重要的發現，我正這裏對皮爾說……(戴維提着一個衣箱走回，向戴維)你沒有告訴我你的這位姐夫羅森堡是個共產黨員！

戴維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他常談些關於……

馬丟斯 我們的記錄上說，一九四五年時政府就因為他是一個共產黨員把他解僱了。

戴維 是的，可是他否認了這一點。

馬丟斯 老兄，如果政府說他是個共產黨員，他就是個共

產黨員。你何必替他掩飾呢？或許這件事裏面也有他，唉？

戴維（驚訝地）朱利？

馬丟斯 把他帶上車去。（格蘭特把他交給那第三人，兩人一同下場）

我們必需去看看這個羅森堡。說不定X就等於羅森堡。（向電話）梅文，要伙計們詳細地查一下所有和羅森堡接觸的人，從他十歲起……

燈光迅速地暗下……

### 第三場

……燈光在台的左方亮起來，現出聯邦調查局的一個辦公室。馬丟斯正在辦公桌上工作，格蘭特帶了一些文件走進。

馬丟斯 怎麼樣？

格蘭特 不大好，如果說羅森堡是個共產黨員，我們却沒有辦法證明。

馬丟斯 可是他是在四五年被政府解僱的。

格蘭特 是呀，這我們都研究過。有人寫報告來說他在戰前參加過“援助西班牙”運動的活動。但是這件事不足以證明他是一個共產黨的黨員。

馬丟斯 他的老婆怎麼樣？她叫什麼……？伊斯爾？

格蘭特 我們有些關於她的材料。在一九四一年提名共產黨員彼得·加西奧為市參議員的時候，她在申請書上簽過名。糟糕的是另外有五萬人也簽了名。

馬丟斯 也許這就夠啦。

格蘭特 夠嗎？

馬丟斯 夠了。今天早上老闆把我叫去……談了他媽的兩個鐘頭關於共產主義的威脅。共產主義的意義，照他的說法，可包含得廣啦。胡佛說，我們在這個案子裏，任務是把这些間諜和共產黨人以及所謂自由主義者之間的關係找出來，證明他們都是一個蘇維埃大陰謀的一部分。

格蘭特 哦？

馬丟斯 關於和羅森堡有接觸的人調查得怎麼樣啦？

格蘭特 除了兩個人之外，其餘的都沒有問題。有一個羅森堡的同學叫做摩頓·蘇貝爾的，在大學的時候和共產黨有聯繫。還有就是現在在外面等着的那個麥克司·愛力却……關於愛力却的報告你已經見到了嗎？

馬丟斯 (瞥視文件) 見到啦。

格蘭特 他的老婆就在紐約，我們隨時可以把她抓起來。可是蘇貝爾現在在墨西哥。

馬丟斯 墨西哥，哦！那就要辦理引渡手續囉。

格蘭特 如果他那麼傻，會呆在那裏等着你。你要看愛力却嗎？（馬丟斯點點頭。格蘭特走出）愛力却先生，請你進來。

格蘭特陪同愛力却走進，自己走到屋子的另一頭。

馬丟斯 愛力却先生，我叫馬丟斯，我是負責格林格拉斯案件的。這位是格蘭特先生。我聽說你和格林格拉斯的姐夫羅森堡很要好？

愛力却 是的，我已經告訴了另外一個……個……警察，我是和他一同進大學的。

馬丟斯 從你的談話裏我知道你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又見過他。

愛力却 是的，我想是那個時候。

馬丟斯 你想是？不能確定嗎？

愛力却 時間隔得久了。這個日期是我尽力地和另外一個……你的同事在一起推算出來的。

馬丟斯 那麼，現在你記得是……？

愛力却 大約是在一九四四年六月。那時我住在華盛頓。有一天他到我家來找我。他是到那裏去旅行的，後來我請他到家裏來吃飯。

馬丟斯 他來了沒有？

愛力却 來了。

馬丟斯 整個的時間你的太太都和你們在一起嗎？

愛力却 是的，不過她在洗碗的時候離開了一下，但是……

馬丟斯 後來你在四四年夏天快完的時候又見到過他嗎？

愛力却 是的，我們到了紐約，他和我們的幾個老同學一起安排了一次聚餐會。

馬丟斯 是在一家公共的飯館子裏舉行的嗎？

愛力却 是的，不錯。

馬丟斯 (失望地) 喂！你也認識摩頓·蘇貝爾嗎？

愛力却 哦，認識的，他也是在市立大學讀書的，現在他是我的——一個鄰居。

馬丟斯 根據你的談話我可以看出他在大學裏曾經勸過你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

愛力却 沒有，沒有，我沒有說過。他曾想介紹我……

馬丟斯 你加入了嗎？

愛力却 (稍停後) 我不願意回答這個問題。我要求憲法修正案第五條所給我的權利。

馬丟斯 愛力却，如果你對於牽涉到國家安全的案件中的重要情節不向政府坦白，緊緊地抱住你的憲法權利是不會讓你逃出法網的。總而言之，難道你以為我們不知道你加入，還是沒有加入過什麼組織嗎？

愛力却 我從來沒有加入過共產主義青年團。

馬丟斯 我是在問你加入过共產黨沒有？

愛力却 我現在不在共產黨裏面。

馬丟斯 但是你曾經是……

愛力却 一九四八年我就脫離了。

格蘭特 你在一九四七年還是一個黨員？

愛力却 是的，可是沒有活動。

格蘭特 一九四七年你不是在政府人員忠誠宣誓書上簽了字，宣誓說你不是任何非法組織的成員嗎？

愛力却 我不記得我簽過字的那個文件特別提到過共產黨，文件上說的只是：“企圖用武力和暴動來顛覆政府的組織”。我並不相信共產黨是那樣的。

馬丟斯 好吧，這你可以對法官去說。

愛力却 法官！你的意思是……

馬丟斯 當你一九四七年在忠誠宣誓書上簽字的時候，你就犯了偽証罪，這你知道嗎？

格蘭特 犯了這個罪是要處五年徒刑的。

愛力却 (害怕起來)你們從來就沒有說過，是爲了這個來找我的……我在講那一段話的時候……

馬丟斯 我們現在也沒有說是爲了這個。

愛力却 我要完蛋啦。我再也不能找到職業了。

格蘭特 那個時候你就應該考慮到這一點，對嗎？

愛力却 現在我不在政府部門做事了。

格蘭特 可是簽那個忠誠宣誓書的時候，你是在政府部門做事呀。

愛力却 我是爲了要保全我的職業，我有老婆和孩子……

馬丟斯 愛力却先生，我們對於你的僞証罪並不特別感到興趣，但是現在發生了一個案子……一個重大的案子，你的這件事一定會暴露出來，我們是不能阻止的。並且僞証罪是嚴重的，非常嚴重。

格蘭特 你知道朱利葉斯·羅森堡是在替俄國做間諜工作嗎？

愛力却 是的，我知道……

馬丟斯 (緊接着)你知道他是個間諜？

愛力却 不，我的意思是我知道他被逮捕了，我在報紙上看到的。

馬丟斯 愛力却，我看只有一條出路可以使你逃脫僞証罪，那就是如果朱利葉斯·羅森堡曾經把你當做一個共產黨員，要你幫他做過什麼間諜工作……(愛力却想要講話)……僅僅是要求你做，那是沒有關係的……只要你沒有做……

格蘭特 這更可證明你是一個好人……

馬丟斯 現在，我們老實對你說。我們並不知道他是否向

你要過情報，不過就戰爭時期你所從事的軍事工作看來，這是很可能的。如果他向你要過什麼情報，而你願意在法庭上作證（愛力却又想講話，馬丟斯揮手止住他）。愛力却先生，等一等你再發言。你要記住，即使沒有你所能給我們的新的證據，我們也已經有了足夠的證據來定羅森堡的罪。所以不管你說什麼，對於我們是無關緊要的，就連對羅森堡也是如此，可是對於你自己那却有天壤之別，因為他們會找一個不講情面的証人來證明你的偽証罪……毫無疑問……

格蘭特 有些法官是有報復心的。

愛力却 （起立，躊躇片刻）在我正式提出意見以前能不能讓我和我的妻子談一談？

馬丟斯 當然可以，這不忙。皮爾，跟着他去。

愛力却和格蘭特起身欲走。

馬丟斯 哦，愛力却，你知不知道蘇貝爾到墨西哥去了？

愛力却 我知道他是到那裏度假期去的。

馬丟斯 他去了以後給你來過信嗎？

愛力却 沒有。

馬丟斯 這麼說你不知道他住在那裏囉？

愛力却 不知道。

馬丟斯 好吧。



愛力却和格蘭特走出。馬丟斯拿起電話。

馬丟斯 (向電話)我要墨西哥城墨西哥保安警察局……

燈光迅速地暗下……

#### 第四場

……燈光在台的右方亮起來，現出墨西哥城摩頓·茲貝爾所住的公寓的起居室。室內充滿陽光。窗外有一棵棕櫚樹。海倫·茲貝爾站在窗前朝下望著街道。一會，台後傳來摩頓·茲貝爾的歌聲，他在唱著一支墨西哥的歌，歌剛唱完，他帶著一份美國報紙走進。

海倫 親愛的，你的嗓子難聽死了。

摩頓 我認為我的嗓子不錯——很雄壯。

海倫 可是毫無音樂味道。

摩頓 這是一首墨西哥的歌。我喜歡這個調子。我要把它當作一個假期紀念品帶回去。

海倫 (稍離窗口)哦！你居然弄到一份紐約時報。

摩頓 是呀，你拿去看吧。道奇斯棒球隊打贏了，十一比三。(海倫接過報紙)我替小孩買了這個。(他拿起一個墨西哥的玩偶。)

海倫 漂亮得很！(她走向窗口朝外張望)摩頓，你知道有人在監視着我們嗎？

摩頓 親愛的，你是在胡思亂想，憑什麼會有人來監視我

們？

海倫 我不知道。可是你來看底下那邊。(摩頓走向窗口)那個長着大鬍子的人老呆在那裏不走，你到報攤上去買報的時候他跟着你去，你回來他也跟着你回來。我想他是個偵探。

摩頓 (向她笑着)他可能是在打你的主意。他要先知道我的行動，然後好向你高唱情歌。

海倫 一眼看去就知道是一個偵探。

摩頓 讓我想想我做了什麼虧心事。對啦！有幾本圖書館的書過了期沒有還呢。

海倫 (已由窗口走來，撿起報紙)……朝鮮……朝鮮！六個星期以前誰都沒有聽到過這個地方；但現在他們已把它說成是第三次世界大戰了。

摩頓 這是華盛頓的某些人所希望的。

海倫 摩頓！你看！這是朱利·羅森堡……他的照片。

摩頓 (走過去看報)朱利！登在紐約時報上面？

海倫 他被逮捕了……說他是一個間諜。

摩頓 不錯，這是朱利的照片。間諜！他們發瘋啦！

海倫 這場戰爭使每個人都發了瘋……他們會隨便逮捕任何人的。

摩頓 (看報。海倫走向窗口)可是這是一個荒謬絕倫的錯誤！

美國究竟在那裏搞些什麼？

海倫 下邊那個偵探……你想會不會和這件事……他走  
啦。（摩頓聚精會神地在看報）你听，外面有一輛汽車開過  
來了。

摩頓 喂？

海倫 不，它停在轉角上了。

摩頓 放心吧，你……我們離開美國有七百英里。別忘了  
這是墨西哥。

有人敲門。

海倫 不要去開門，摩頓……

摩頓 笑話，這可能是送信的。

他走去開門，門外有人把他抓住。一個重擊的聲音和一陣呻吟聲傳  
來。海倫向門奔去，同時外面傳來汽車發動的聲音。

海倫 摩頓！摩頓！

燈光迅速地暗下……

## 第五場

……燈光又從台的左方亮起來，現出聯邦調查局的辦公室。歐維·格  
林格拉斯坐在一張椅子上，兩盞檯燈直照在他的臉上，他汗珠直流。  
格蘭特和馬丟斯都只穿襯衫，站在燈光外面。

格蘭特 那麼，你在新墨西哥州交給哈利·哥爾德的那些

文件……

戴維 我沒有交過什麼文件給哈利·哥爾德。我不認識哈利·哥爾德。請你把燈關掉好嗎？

格蘭特 哈利·哥爾德說他認識你。他能夠詳細地描寫你在新墨西哥州所住的公寓的內部情形。這你怎麼解釋？

戴維 我不能解釋。但是我告訴你我不認識他。

馬丟斯 你知道原子彈在一九四四年是世界上最大的秘密嗎？

戴維 我想是這樣……

馬丟斯 美國在戰爭上打勝或者打敗可能就全靠它？

戴維 我想是這樣……

格蘭特 你是一個退伍軍人……那個時候你是一個在職軍人，是不是？

戴維 是的，可是我沒有……我不是間諜……請你把燈關掉好嗎？我不能思想……

格蘭特 你完全弄錯了。燈光可以幫助你集中注意力。

戴維 讓我喝點水好嗎？

馬丟斯 等一會。格林格拉斯，我想你還沒有真正地認識到你現在的處境已壞到什麼程度了。你不知道犯了間諜罪是要處死刑的嗎？就連犯了間諜共謀罪也要處死

刑。我們知道這個案子从头到尾都有你在內。如果你不把同謀的人供出來，毫無疑問你是要去坐電椅啦。

格蘭特 吶，听我說……不要管那個燈光……你以為死在電椅上很痛快，很舒服嗎？人人都以為是這樣，可是他們都錯啦。一個人要抽搖三四次有時候要六次才死。電椅很少一下子就把一個人電死的。這你在報紙上是看不到的，可是電椅是世界上最野蠻的刑具！格林格拉斯，我不騙你。

馬丟斯 皮爾，這些話用不着多說。

格蘭特 我剛才說的只是怎麼電死一個男人。奇怪的是，女人還需要更長的時間。

馬丟斯 格林格拉斯，你怎麼會把你的太太也扯到這樁間諜買賣裏來？

戴維從椅子上向前撲倒，格蘭特粗暴地把他推回去，翻看了一下他的眼睛，向馬丟斯說。

格蘭特 他不成啦。

馬丟斯 好吧，把他單獨地關起來，讓他吃幾天苦頭。

燈光迅速地暗下……

## 第六場

……燈光从台的右方亮起來，現出約翰·羅奇的辦公室。露絲·格林

格拉斯正在對羅奇講話。

露絲 羅奇先生，我給了你四千塊錢。我是希望得到一個律師——一個好律師。

羅奇 格林格拉斯太太。我曾經擔任過美國司法部助理部長。

露絲 出四千塊錢，我是希望有人替我出主意……出一個好主意，使我能得到某種法律的保障，不至於被控告犯了間諜罪。

羅奇 間諜共謀罪。

露絲 我不管你把它叫做什麼。我要的是你使我沒有罪。

羅奇 格林格拉斯太太，哈利·哥爾德在他對聯邦調查局的供詞裏，已經把你牽連進去了。

露絲 這我一定要在法庭上否認。

羅奇 (考慮片刻) 承認它，可能對你更有利呢。

露絲 可能什麼？

羅奇 承認哈利·哥爾德所說的那一套話，可能對你更有利。

露絲 你以為可能更有利……我可要坐電椅啦。

羅奇 你要我替你出主意……

露絲 我是出了錢的。

羅奇 我是在替你出主意。哈利·哥爾德的口供把你們兩

個都牽連在這個間諜組織裏。我曾經和政府檢察官薩波爾先生談過話——可見，你的四千塊錢並沒有白花。我看过哥爾德的口供，上面很詳細地說到你和你的丈夫以及你們在新墨西哥州所住的公寓，在這種情形之下，任何陪審員都會問，他怎麼能夠在這些方面知道得這麼清楚，可見得他所講的其餘的話也都是真的。他還說，他給了你們五百塊錢的現款作為你們給他情報的報酬。他把那些鈔票的號碼告訴了聯邦調查局。現在已查出來這些鈔票在交給你們的第二天存進了你的銀行戶頭。倘若你在法庭上完全否認哥爾德的口供，聲辯你完全無罪，請你想一想，是不是陪審團就能相信你。

露絲 羅奇先生，依你的意思怎麼辦呢？

羅奇 啊，你是出了四千塊錢的，不是嗎？

露絲 羅奇先生，我很抱歉。

羅奇 你可以採取的另外一個辦法就是和政府合作。他們把朱利葉斯和伊斯爾·羅森堡看成是間諜組織的首腦。因此，只要你們願意在對羅森堡夫婦的起訴中替政府作証，你和你的丈夫不妨承認有罪，我可以根據薩波爾先生的話來告訴你，你的丈夫一定會免掉死刑。你呢，可以根本不會被控告。

露絲 有什麼可以保證他們說的話算數呢？

羅奇 如果你想要書面的保證，要政府方面的人簽字，那是不會有的。這個寬大的條件是通過我——你的律師提出來的，這個事實就足夠保證。

隔了片刻。

露絲 羅奇先生，我願意向政府證明哈利·哥爾德的口供是真實的。

羅奇 並且證明你的姐夫朱利葉斯·羅森堡和這樁間諜買賣有關？

露絲 是的。

羅奇 還有伊斯爾·羅森堡？

露絲 還有伊斯爾·羅森堡。

羅奇 好。（拿起電話）我要薩波爾先生的辦公室。（向露絲）我們還得要解決你丈夫的問題。他堅決否認一切。

露絲 如果你能設法使我見到戴維，那就不會有問題了，戴維會照我的意思做的。

羅奇 （向電話）哈囉，歐文，我是約翰。我能來看你嗎？……是的，和露絲·格林格拉斯太太……有一兩件事我們必需弄清楚……

幕落



## 第二幕

紐約南區聯邦法庭。台的後方是証人席，幕啓時空着。它的右邊有一個高起來的審判台，考夫曼法官坐在上面。更右是一個圍柵，裏面坐着被告。前方的右邊是檢察官薩波爾的桌子，左邊和它相對的是辯護律師布洛克的桌子。在審判台的前面有一張桌子，法庭書記坐在桌旁。

法官 薩波爾先生，公訴準備開始了嗎？

薩波爾 (起立) 是的，法官閣下。傳麥克司·愛力却。

書記 麥克司·愛力却。(庭外應聲傳喚。)

麥克司·愛力却走進，書記引他到証人席，把一本聖經放在他的右手裏。

書記 你是不是在上帝面前宣誓說真話，全說真話，不說謊話？

愛力却 我宣誓。

薩波爾 好，愛力却先生，你可以舒服一點靠在椅子背上，告訴我，你認識被告摩頓·蘇貝爾嗎？

愛力却 我認識他。我們在中學和大學裏都在一起。

薩波爾 你記不記得在一九三九年，你和蘇貝爾的一次關於共產黨的談話？

布洛克 我反對提出這種問題，共產黨的問題與本案毫不相干，這只是插進一個不相干的問題來迷惑陪審員。

法官 我應該尊重檢察官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他會指出被告所被控告的間諜共謀罪與共產主義之間的因果關係。

布洛克 法官閣下，我有提出異議的責任。

薩波爾 好，你記不記得一九三九年和蘇貝爾的一次關於共產黨的談話？

愛力却 我記得。他曾經勸過我加入共產黨。

薩波爾 你認不認識被告朱利葉斯·羅森堡？

愛力却 我認識他。

薩波爾 你在一九四四年見過他嗎？

愛力却 是的，一九四四年六月的一個晚上，在華盛頓我的家裏，有人打了一個電話給我，說他是我以前的同學，想來看看我。我記起了他的名字，晚飯後他就來了。他請我的太太離開那間屋子，說要和我單獨談話。我太太就因此走開。等到她走開以後，朱利葉斯·羅森堡就和我談到蘇聯在作戰方面所盡的力量，

而現在有很多軍事情報被美國某些方面拒絕供應了。我告訴他我在軍械局工作。他問我是不是能有机会得到一些有關軍事裝備等方面的秘密情報，能不能把這些情報轉給他。

薩波爾 他有沒有提到蘇貝爾？

愛力却 他提到的。他說蘇貝爾也在這裏面出力。

薩波爾 請你把他所說的話繼續講下去。

愛力却 好吧，他要的是隨便什麼計劃、藍圖或者是任何有價值的東西。

薩波爾 在一九四八年，你看到過蘇貝爾嗎？

愛力却 是的，一九四八年六月我決定改換我的職業，我和我的家眷一起搬到紐約，我們準備在沒有找到固定的住處以前，住在蘇貝爾家裏。

薩波爾 在你到紐約的時候，蘇貝爾和你說過什麼？

愛力却 當時他很着急，他說他有些很有價值的情報在家裏，準備當晚交給羅森堡。我同意和他同去。離開他家的時候，他拿了一個我當時看來是一個裝三十五厘米的膠捲盒子，把它放在汽車上。他把車開到曼哈頓，停在美國日報大樓的外面。他就帶了那個盒子離開。我在車子上等着他。隔了大約半個鐘頭他才回來，然後又把車開回到他的家裏。

薩波爾 訊問完畢。(歸座。)

布洛克 (起立) 愛力却先生，在这次審判中，你請了律師沒有？

愛力却 請了的。

布洛克 誰是你的律師？

愛力却 約翰·羅奇先生。

布洛克 在你聘請他的時候，他是不是已經做了在本案被控告爲共謀犯的露絲·格林格拉斯太太的律師？

愛力却 是的，我相信是的。

布洛克 他並且也是本家中已經認罪的被告戴維·格林格拉斯的律師，對不對？

愛力却 對的。

布洛克 一個証人聘請同案中一個被告的律師來代理他，你不感覺到有點奇怪嗎？

薩波爾 法官閣下，我提出異議。証人有什麼感覺與本案無關。

法官 異議成立。

布洛克 我反對。

布洛克 愛力却先生，當你在大學念書的時候，朱利葉斯·羅森堡和你並沒有來往，他不過是和你偶然相見的成百個同學當中的一個，是不是？

愛力却 是的，先生。

布洛克 在那個時期你對他並沒有什麼深刻的印象，對嗎？

愛力却 對，先生。

布洛克 自從離開學校以後，直到他打電話給你的那一天，在這中間你見過他沒有？（很快地）什麼時候他打電話給你的？

愛力却 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在這中間我沒有見過他。

布洛克 這段時期有多久？

愛力却 六年。

布洛克 這樣說，朱利葉斯·羅森堡在學校裏和你不過是普通相識，並沒有什麼交情，隔了六年沒有見面，一見面就向你提議要你做間諜工作？

愛力却 是的。

布洛克 你所說的這一段經過，在你來到法庭以前已經和別人講過，不是嗎？

愛力却 這個，我和聯邦調查局講過好多次。

布洛克 也和薩波爾先生事務所裏的人講過嗎？

愛力却 哦，講過，好幾次。

布洛克 你是自動地到聯邦調查局去的嗎？

愛力却 呃，不是。

布洛克 我來問你，一九四七年你以一個政府僱用人員的身份簽過忠誠宣誓書嗎？

愛力却 我簽過。

布洛克 你知道那個宣誓書的內容嗎？

愛力却 我在那個宣誓書上簽了字，聲明我不屬於政府所禁止的任何組織，也從來沒有參加過這一類的組織。

布洛克 在你簽那個宣誓書的時候，你隱瞞了你的共產黨員的身份，你知道這是說謊嗎？

愛力却 是的。我知道。

布洛克 那末你在宣誓時說了謊囉？

愛力却 是的。

布洛克 你很害怕這件事的後果嗎？

愛力却 是的。

布洛克 你曾經在一個治精神病的醫生那裏治療過好幾年，對嗎？

愛力却 是的，不錯。

布洛克 你是不是感覺到你有什麼把柄掌握在政府手裏？

愛力却 我想……是的。

布洛克 聯邦調查局的人在一九五〇年七月第一次訊問你的時候，他們就提到這個忠誠宣誓書嗎？

愛力却 是的，他們可能提到過。

布洛克 在聯邦調查局的那兩個密探訊問你的時候，你就知道有被控告犯了偽証罪的危險嗎？

愛力却 是的。

布洛克 你從來沒有被控告過犯了偽証罪吧？

愛力却 沒有。

法官 有沒有任何與政府有關的人，向你提出過保證，只要你在大陪審團面前或者是在法庭上替政府作証的話，政府就可以不追究你以前所犯的罪？

愛力却 從來沒有人和我說過這個。

布洛克 你有沒有抱過這樣的希望，如果你像今天這樣來作証，政府就會寬恕你？

愛力却 呃，我拿定主意說老實話，希望這樣做對我會有好處。

布洛克 我來問你，那一次你和蘇貝爾坐着汽車到美國日報大樓去，蘇貝爾帶着那個神秘的膠捲盒子，這是一件相當緊張的事，是嗎？

愛力却 是的。

布洛克 這是一件會使你時常想到的事，是不是？

愛力却 是的。

布洛克 是一件不容易忘掉的事，是嗎？

愛力却 是的。

布洛克 当然囉，这是很自然的……現在，愛力却先生，我問你，在你第一次和联邦調查局的人談話的時候，你是不是把今天對我們說的一切都對他們說過了？

愛力却 這個，當時我所能够想起來的，我都說了。

法官 布洛克先生，你快要結束了嗎？

布洛克 对不起，你說什麼？

法官 你是不是快要問完了？

布洛克 实在很难講，法官閣下。好，當你第一次被联邦調查局的人訊問的時候，你有沒有告訴他們關於你和苏貝爾到美國日報大樓去的這件事呢？

愛力却 我沒有。

布洛克 當時你完全沒有提到那一次坐汽車的事？

愛力却 沒有。

布洛克 爲什麼？

愛力却 我想我是忘了。

布洛克 你把一九四八年的那一次坐汽車的事忘了，可是你还記得更在四年以前，一九四四年你和朱利葉斯·羅森堡的談話的詳細內容嗎？

愛力却 是的。

布洛克 联邦調查局第一次和你的談話是在苏貝爾被捕的前幾個星期。在他被捕以後，你才想起了那一件據你



所說的曾和苏貝爾在一起坐汽車的事？

愛力却 不，在這以前我就想起來了。

布洛克 但在你第一次到聯邦調查局去的時候你沒有說起這件事。換句話說，你是有意在對聯邦調查局撒謊，不是嗎？

愛力却 不，我把這件事漏掉了。不過……好吧，我是撒謊了。

布洛克 謝謝你。好，大約在三個星期以前，你被解僱了，對嗎？

愛力却 呃，是要我自動辭職的。

布洛克 現在你還沒有找到職業？

愛力却 對了。

布洛克 大約在兩個星期以前，你是不是買了一輛價值一千九百塊錢的汽車？

愛力却 是的。

薩波爾 我抗議，法官閣下。我認為這種反覆訊問已漸轉到一個對於起訴方面完全不公平的方向去了，問話中的言外之意……

法官 薩波爾先生，在這次審判中，被告方面還會講出更多含有言外之意的話來的。我看，你最好還是準備聽着吧。

布洛克 訊問完畢。

法官 你可以退席。

愛力却走出法庭。

薩波爾 傳露絲·格林格拉斯。

書記 露絲·格林格拉斯。

露絲·格林格拉斯走入証人席。

薩波爾 你是被告戴維·格林格拉斯的妻子嗎？

露絲 是的。

薩波爾 你已經知道吧，你被指為共謀者，但並不是該案  
中的被告？

露絲 知道。

薩波爾 你認識被告朱利葉斯和伊斯爾·羅森堡嗎？

露絲 朱利葉斯·羅森堡是我丈夫的姐夫，伊斯爾是我丈  
夫的姐姐。

薩波爾 告訴我，大約在一九四四年的十一月，朱利葉  
斯·羅森堡和你有過一次談話嗎？

露絲 有的，那是正在我要去看我的丈夫以前，那個時候  
他是在新墨西哥州洛薩拉摩斯的軍隊裏工作。

薩波爾 請你就你所能記得的，來講一講那一次和羅森堡  
夫婦談話的內容，好嗎？

露絲 朱利葉斯說他替俄國人做了兩年間諜工作。他說他

的朋友告訴他，戴維在從事原子彈的工作，這是到目前為止具有最大破壞力的武器。他認為應該把這方面的情報供給俄國，因為當時的俄國是我們的盟國。他要我告訴戴維，他認為戴維應該把情報交給他，由他再轉給俄國人。最初我不贊成，但是伊斯爾說，我不妨告訴戴維，讓他自己去決定。

薩波爾 他要的是那一類的情報？

露絲 他要一個洛薩拉摩斯的自然環境的說明，工作人員的人數，在那裏工作的一些科學家的名字。

薩波爾 他有沒有給你錢？

露絲 他給了我一百五十塊錢作旅費。

薩波爾 一九四四年的十一月，你是不是到新墨西哥州的阿爾布魁爾克看你丈夫去了？

露絲 是的。

薩波爾 你和你的丈夫談了些什麼話，與本案有關？

露絲 我告訴戴維說我知道他在做原子彈的工作，他問我怎麼會知道的。我說我到過朱利葉斯·羅森堡家裏，是他告訴我的。我告訴了戴維關於羅森堡夫婦想要得到情報的事。我丈夫當時沒有即刻答覆，但是第二天他就把他們所需要的情報給我了。

薩波爾 當你回到紐約的時候，你把情報轉給朱利葉斯·

羅森堡了沒有？

露絲 轉給他了。

薩波爾 好，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你丈夫請假回到紐約的時候，他有沒有交給朱利葉斯·羅森堡其他的情報？

露絲 交過的。有一天晚上，朱利葉斯要戴維寫了一些情報，朱利葉斯說伊斯爾要用打字機把它打出來。

薩波爾 爲了以後交換情報，你們商定過什麼辦法沒有？

露絲 商定過，朱利葉斯拿出了一個甜果醬盒子的一面，把它剪成古怪形狀的兩半，把一半給了我，他說：“那一半會另外有人帶給你，他會代我向你們致意，你就可以把你有的任何情報交給他。”

薩波爾 在這不久以後，你就到新墨西哥州阿爾布魁爾克和你的丈夫同住去了？

露絲 對了。

薩波爾 是不是有一次有人到阿爾布魁爾克來看你們？

露絲 是的，在一九四五年六月的第一個星期日，有一個人，我現在已知道他就是哈利·哥爾德，到我們的公寓裏來，他拿出那甜果醬盒子的半面。那時我丈夫就從我的皮包裹取出另外的那一半，拼起來正合適。

薩波爾 在哈利·哥爾德拿出那個甜果醬盒子的半面以前，你最後一次是在哪裏看到的？

露絲 在朱利葉斯·羅森堡的手裏。

薩波爾 哈利·哥爾德說了什麼話？

露絲 他說他代朱利葉斯·羅森堡向我們致意，並且問我，我的丈夫有沒有準備好了的情報給他。我丈夫就給了他幾頁寫好的情報。

薩波爾 他給了你丈夫什麼東西沒有？

露絲 給了的，他給了戴維五百塊錢，裝在一個信封裏面。

薩波爾 那五百塊錢後來怎麼樣啦？

露絲 戴維把這筆錢交給我。

薩波爾 好，一九四五年九月，戴維有過一次休假，你們是不是一起來到紐約的？

露絲 是的。

薩波爾 在那一次休假中，你們有沒有看到過朱利葉斯·羅森堡？

露絲 看到過的，有一天下午在羅森堡住的公寓裏，戴維又給了朱利葉斯一些寫好的情報，並且當時由伊斯爾拿出打字機把它打了出來。

薩波爾 你們在那次休假期間，拿到過錢沒有？

露絲 拿到錢的，朱利葉斯·羅森堡給了我丈夫兩百塊錢。

薩波爾 你丈夫是怎麼處理這筆錢的？

露絲 他交給我了。

法官 你有沒有問過羅森堡這錢是從哪裏來的？

露絲 他說是從俄國人那裏來的。

薩波爾 好，一九四六年你丈夫從軍隊裏退役以後，你們就搬到紐約來了嗎？

露絲 是的。

薩波爾 在一九四六年你去看羅森堡夫婦的時候，在他們公寓裏的傢具中，你注意到有什麼特別的東西沒有？

露絲 我看到有一張桃花心木的活動桌子。我很欣賞那張桌子，伊斯爾說那是朱利葉斯的朋友送的禮物。朱利葉斯說那是一張特別的桌子，並且把它翻過來，把它特別的地方指給我。

薩波爾 他指給你的是什麼？

露絲 桌子裏有一個部分凹下去了，這就可以在桌子下面裝一盞電燈，朱利葉斯說他用它把打字機打出來的文件，用縮影照像照下來。

薩波爾 你記不記得和朱利葉斯談論過有關教育的事情？

露絲 談過。朱利葉斯要戴維進大學去學原子核分裂學。但我們藉口謝絕了。他說如果我們需要一星期七十五塊錢或者是一百塊錢做生活費的話，我們可以得到。

薩波爾 好，在一九五〇年，你記不記得和朱利葉斯·羅森堡談過關於你們應該離開美國的事？

露絲 談過的。在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四號，朱利葉斯到我們公寓裏來，拿着一份當天早晨的先驅論壇報，上面登着哈利·哥爾德被捕的消息。朱利葉斯說：“這個就是到阿爾布魁爾克去看你們的那個人，”他並且說：“你們必需馬上離開美國。”

薩波爾 他告訴了你們應該到哪裏去嗎？

露絲 他說，到蘇聯去。

薩波爾 他後來又給過你們錢沒有？

露絲 在那次談話的時候，他給了我丈夫一千塊錢（這些錢我們用在家務開支上了），過了幾天，在六月四號，他到我們家裏來，給了我丈夫四千塊錢。

薩波爾 你們怎樣處理這四千塊錢的？

露絲 我把這些錢交給我的姐夫路易去保存。戴維被捕以後，他把這筆錢給了羅奇先生，作為律師費用。

薩波爾 你丈夫被捕以後，你看到過伊斯爾·羅森堡沒有？

露絲 她到過我的婆婆家，帶了一個蛋糕給我，送了一些禮物給我的兒子。她說朱利葉斯已經被聯邦調查局傳訊過，沒有被扣留，可是她毫不懷疑他會再被捉起來

的。如果戴維說他是無罪的，同時朱利葉斯也說他無罪，那末大家也許都能逃過這一關。

薩波爾 訊問完畢。

布洛克 我以後再問。

薩波爾 傳戴維·格林格拉斯。

書記 戴維·格林格拉斯。（庭外圓聲傳喚。）

戴維走入証人席。

薩波爾 格林格拉斯先生，請你把說話的聲音放高些，這樣可以使法官和陪審員听清楚你的証詞。你是不是在這裏被控告犯了間諜共謀罪？

戴維 是的。

薩波爾 你對這個起訴是怎樣申辯的？

戴維 承認有罪。

薩波爾 被告伊斯爾·羅森堡太太是你的姐姐，對嗎？

戴維 對的。

薩波爾 你的職業是什麼？

戴維 機械師。

薩波爾 好，在一九四四年，你加入了美國陸軍，是嗎？

戴維 是的。

薩波爾 你是不是在一九四四年被派到新墨西哥州洛薩拉摩斯去當機械師的？



戴維 对了。

薩波爾 這是一種有關國防的秘密工作，是嗎？

戴維 是的。

薩波爾 你的妻子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去看你的時候，她是不是向你傳達了一個口信？

戴維 我的妻子說朱利葉斯·羅森堡要我把有關洛薩拉摩斯計劃的情報給他，他可以轉交給俄國人。我告訴露絲說我對這件事感到害怕和不安，但是我考慮了一下，第二天早上我就告訴我的妻子說我可以供給一些情報。

薩波爾 這件事你和任何人商量過沒有？

戴維 我和我的記憶力和良心商量過。

薩波爾 我的意思是說具體的人。

戴維 沒有。

布洛克 格林格拉斯先生，你知道你在笑嗎？

戴維 不怎麼覺得。

薩波爾 那麼，你就把任何你可以提供的情報都交給你的妻子轉給朱利葉斯·羅森堡啦？

戴維 对了。

薩波爾 好，一九四五年一月裏，你在紐約度假期的時候，你是否又給了羅森堡其他的情報？

戴維 是的。他對我作了一些關於原子彈的說明。

薩波爾 他對你作說明？

戴維 是的。後來我就替他畫了一些高度爆炸透鏡的草圖，我在洛薩拉摩斯的工作主要就是做這種透鏡，此外我又交給他一個在那裏可能收買來替蘇聯做間諜工作的人的名單。

薩波爾 好，格林格拉斯先生，以後又怎樣呢？

戴維 他們把我的材料拿到起居室去，伊斯爾用打字機把它打了出來。於是朱利葉斯把我帶到停在第一街的一輛汽車上去見一個人。

薩波爾 那是誰？

戴維 一個俄國人。他問了我些關於透鏡和爆炸方法的問題。

薩波爾 你們和羅森堡夫婦在家裏討論的時候，還發生過什麼別的事嗎？

戴維 他們給我的妻子一個甜果醬盒子的一邊。

布洛克 是什麼香味的果醬？

戴維 覆盆子做的果醬。

布洛克 是不是假充覆盆子的？

法官 這個有關係嗎？

布洛克 可能。

法官 或者还是你在開玩笑？

布洛克 可能。

戴維 是假充覆盆子的。

法官 講下去。

戴維 那個盒子已經剪成了兩半，一半由我的妻子保存，留着以後用來驗明一個要到新墨西哥州來看我們的人的身份。

薩波爾 你可不可以把這個甜果醬盒子，照一九四五年的那天晚上那樣剪成兩半？

戴維把盒子剪成兩半。

薩波爾 留在羅森堡夫婦那裏的甜果醬盒子的那一半，你是在什麼時候又看到的？

戴維 呃，我和我的妻子回到阿爾布魁爾克，在六月的第一個星期日，有個人到公寓裏來看我們，這個人我現在知道就是哈利·哥爾德。他說：“是朱利葉斯派我來的，”於是我从我妻子的皮包裏拿出我們那一半甜果醬盒子。他拿出那另外一半，一對正好合適。我畫了一些高度爆炸透鏡的草圖，並且寫了些說明給他。他給我一個信封，裏面裝着五百塊錢，就走了。

薩波爾 你是怎樣處理這筆錢的？

戴維 交給我的妻子了。

薩波爾 好，格林格拉斯先生。下一次你看到朱利葉斯·羅森堡是在什麼時候？

戴維 那是在一九四五年九月我在紐約度假期的時候。他到我的公寓裏來，想知道我有什麼消息要告訴他。我說我有一個很不錯的原子彈的說明的材料。

布洛克 據我了解，你剛才不是說，羅森堡曾經對你作過關於原子彈的說明嗎？

戴維 是這樣的。

布洛克 哦。

戴維 他說他必需使我对於原子彈是怎樣的东西有一個概念，這樣我才能知道我要找些什麼。

薩波爾 格林格拉斯先生，請你繼續說下去。

戴維 於是我就寫了大約十二頁的情報，又畫了一些草圖和說明。

薩波爾 這些文件也由羅森堡太太用打字機打了下來嗎？

戴維 是的。

薩波爾 好，格林格拉斯先生，你有沒有根據我們的要求，把你以前供給羅森堡的關於原子彈的草圖重新準備下一份？

戴維 準備了。

薩波爾交出一張草圖。

薩波爾 我們提出這個作為證據。

布洛克 這些你是在什麼時候準備的？

戴維 昨天。

布洛克 我反對法官接受這張草圖，用它來証實証人的供詞是不合法的。

法官 薩波爾先生，你不是把這個當作原件，提出來作為證據吧？

薩波爾 哦，不，並不是這樣。這是一件複製品。

法官 異議不成立。

薩波爾 格林格拉斯先生，羅森堡有沒有向你提到過，他從俄國人那裏得到過什麼報酬？

戴維 哦，他說他和伊斯爾都得到錶啊，還有一張活動桌子啊。並且他還說他得到一張證明文件，萬一他到俄國去，這張文件可以使他得到很多方便。

薩波爾 好，你記不記得羅森堡在一九五〇年五月來找過你一次？

戴維 我記得，大約在五月二十二號或者是二十三號，他到我的公寓裏來，手裏拿着一份先驅論壇報，上面登着哈利·哥爾德犯了間諜罪被捕的事件。他說：“這就是到阿爾布魁爾克去看你們的那個人，你必需要離開美國。”他給了我一千塊錢，並且告訴我怎樣離開美

國。

薩波爾 繼續說下去。

戴維 他說我可以到墨西哥的邊境取得一張到墨西哥去的旅行証，到了墨西哥城之後，我要在一個約定的時刻，以某種姿態站在哥倫布雕像的前面，這樣，就會有人幫助我逃到俄國去。

薩波爾 你怎樣處理那一千塊錢的？

戴維 我把錢交給我的妻子了，她在一般的開支上把它用掉了。

薩波爾 以後的一次談話呢？

戴維 在下一個星期的一天清早他又來了，他把我從床上叫醒，把用一張棕色紙包好的四千塊錢放在壁爐架上。

薩波爾 這就是那個紙包嗎？

戴維 就是這個。

薩波爾 朱利葉斯·羅森堡和你姐姐結婚以前，你就認識他了嗎？

戴維 是的。他常到我們家裏來。

薩波爾 好，你跟伊斯爾和朱利葉斯討論過我們的政治制度和蘇聯的政治制度的好壞沒有？

布洛克 我反對。這與本案既無關係，也不重要。這類爆

動性的問題的提出也是會迷惑陪審員的。

法官 駁回異議。

布洛克 对不起，這一點，我要來爭論一下。

法官 不，我不要再有任何爭論。

戴維 是的，我們討論過。

薩波爾 在什麼時候？

戴維 在一九三五年左右。

布洛克 我反对。這些問題是不應當問的。被告不是被控告爲……

法官 什麼問題應當問，什麼不應當問是由我來斷定，我已經斷定了這些問題應當問。

布洛克 保留異議。

薩波爾 那末，談到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他們比較喜歡哪一個呢？

戴維 比較起來，他們喜歡社會主義。

法官 哪一種類型的社會主義？

戴維 俄國的社會主義。

薩波爾 訊問完畢。

布洛克 你離開軍隊以後就去和你的姐夫朱利葉斯·羅森堡做生意。是嗎？

戴維 是的。

布洛克 在一九四九年的時候，生意很壞，是嗎？

戴維 是的。

布洛克 你和你的姐夫朱利葉斯吵過架沒有？

戴維 只是生意上的爭吵。

布洛克 你們經常爭吵嗎？

戴維 各色各樣的爭吵，我的意思是說，爲了人事的爭吵，金錢上的爭吵，工場管理工作上的爭吵。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好朋友。

布洛克 你和朱利葉斯打過架沒有？

戴維 沒有，我沒有和他打過架。

布洛克 你不記得有一次在豪士敦街一個糖果店裏，你的哥哥伯尼把你們兩個拉開嗎？

戴維 這我倒忘了。

法官 事後你們又和好了嗎？

戴維 當然啦，以後我們很要好。

法官 你脫離了那個生意以後，就沒有再和他吵過架？

戴維 沒有了。

布洛克 沒有和他吵過？

戴維 呃，我們在股金上有過激烈的爭執。他欠我一千塊錢的股子。

布洛克 那末，格林格拉斯先生，你被捕以後，你就通知



你的律師羅奇先生，要他向朱利葉斯提出要求，要他償還他欠你的錢，這是不是事實？

戴維 是的。

布洛克拿起草圖查看。

布洛克 你得過科學的學位嗎？

戴維 沒有。

布洛克 工程學位呢？

戴維 沒有。

布洛克 你學過熱力學沒有？

戴維 沒有。

布洛克 原子物理呢？

戴維 沒有。

布洛克 你在勃洛克倫技術學校學過幾門功課？

戴維 八門功課。

布洛克 有幾門不及格？

戴維 全都不及格。

布洛克 那末，這些複雜的原子彈草圖，你不用別人幫助，單憑記憶力就畫出來了？

戴維 對了。

布洛克 隔了四年半的時間你還記得？

戴維 是的。

布洛克 你是在幾個月以前第一次承認犯了間諜共謀罪的？

戴維 去年。

布洛克 你被判過罪沒有？

戴維 沒有。

布洛克 你是不是相信如果你在本案作証，將來法庭上判決的時候就可以減輕你的罪？

戴維 那很難說。

布洛克 你是不是相信在這裏作証，你可以對你的太太有所幫助？

法官 你用不着回答這個。

布洛克 訊問完畢。

法官 証人退席。

戴維離開証人席。

布洛克 再傳露絲·格林格拉斯。

書記 露絲·格林格拉斯。（庭外應聲傳喚。）

露絲·格林格拉斯走入証人席。

布洛克 格林格拉斯太太，在一九四九年，有沒有發生過什麼事，使得你和羅森堡夫婦彼此怨恨？

露絲 沒有什麼怨恨。

布洛克 你知不知道你的丈夫爲了要收回一千塊也許是兩

千塊錢要他的律師控告羅森堡先生？

露絲 他沒有要律師控告，布洛克先生。

布洛克 他沒有？

露絲 他沒有，這件事是我做的。

布洛克 你和朱利葉斯說過你丈夫的薪水太低了嗎？

露絲 唔，那是因為朱利葉斯在一九四七年告訴我，他對生意的好壞並不在乎，當時我很生氣。

布洛克 你有沒有和戴維商量過萬一他被捕了你怎麼辦？

露絲 我沒有想到聯邦調查局會逮捕我的丈夫，我以為聯邦調查局所要捉的是另外的人，是比我丈夫更重要的人。

布洛克 你所迫切盼望的是你可以免罪，是不是？

露絲 是的。

布洛克 好，你的這個意思你和羅奇先生談過嗎？

露絲 請律師就是為了這個。

法官 你不以為你問得太詳細了嗎？

布洛克 你是不是在一九五〇年七月被傳到薩波爾先生的事務所裏去的？

露絲 不，是我自願去的。

布洛克 有誰在場？

露絲 有薩波爾先生，羅奇先生，我的丈夫，還有兩個聯

邦調查局的人。

布洛克 政府檢查官，你的律師，你的丈夫和兩個聯邦調查局的人。有沒有速記員在場？

露絲 沒有。

布洛克 你簽了口供沒有？

露絲 在第二天早晨。

布洛克 事實上，雖然你在起訴書上是一個共謀犯，但是你並沒有被捕，是不是？

露絲 是的。

布洛克 訊問完畢。

法官 好啦，你可以退席。

露絲離開証人席。

薩波爾 傳哈利·哥爾德。

書記 哈利·哥爾德。（庭外應聲傳喚。）

哈利·哥爾德走入証人席。

薩波爾 你被判過什麼罪沒有？

哥爾德 我被判過間諜罪。

薩波爾 你被判处什麼刑罰？

哥爾德 在聯邦反省院裏呆三十年。

薩波爾 是不是你在一九四五年六月三號去過新墨西哥州阿爾布魁爾克格林格拉斯的公寓，並且拿出一個甜果

醬盒子的一半交給戴維·格林格拉斯？

哥爾德 是的。

薩波爾 你是從哪裏得到那個甜果醬盒子的？

哥爾德 從阿拉多利·雅可夫烈夫那裏。

薩波爾 要你轉告的口信是什麼？

哥爾德 “我是從朱利葉斯那裏來的”。

薩波爾 在你沒有去訪問格林格拉斯以前，你是不是另外  
在聖打菲訪問過什麼人？

哥爾德 我去訪問過克勞斯·福其斯博士。

薩波爾 這兩次訪問所得到的情報你都交給誰了？

哥爾德 交給雅可夫烈夫。

薩波爾 你們見面的暗號：“我是從朱利葉斯那裏來的”，  
這你是怎樣得到的？

哥爾德 雅可夫烈夫給我的。

薩波爾 訊問完畢。

布洛克表示他沒有問題要提出。

法官 你可以退席。

哥爾德走出法庭。

薩波爾 法官閣下。政府方面停止作証。

法官 布洛克先生，被告方面是不是準備好啦？

布洛克 是的，法官閣下。朱利葉斯·羅森堡。

書記 朱利葉斯·羅森堡。

朱利葉斯走入証人席，書記遞給他一本聖經。

書記 你是不是在上帝面前宣誓說真話，全說真話，不說謊話？

朱利葉斯 我宣誓。

布洛克 羅森堡先生，你多大年紀？

朱利葉斯 三十三歲。

布洛克 你在哪裏出生？

朱利葉斯 我是在紐約出生的。

布洛克 你結過婚沒有？

朱利葉斯 我是和伊斯爾·羅森堡結婚的。

布洛克 你的職業是什麼？

朱利葉斯 我是個工程師。

布洛克 直到你被捕為止，你是不是和你的家眷同住在紐約卡波卡區的一個公寓裏？

朱利葉斯 對了，從一九四二年起。

布洛克 在你被捕的時候，為公寓的房子你要付多少房租？

朱利葉斯 每月五十塊錢。

布洛克 好，在那個公寓住家的時候，你是不是常常要添置些新的傢具呢？

朱利葉斯 只有一次，買了一件新的傢具。

布洛克 是什麼？

朱利葉斯 是一張活動桌子。

布洛克 你是在哪裏買的？

朱利葉斯 在馬塞公司買的。

布洛克 你買那張活動桌子花了多少錢？

朱利葉斯 大約是二十一塊錢。

布洛克 好，在一九四〇年你是不是在美國政府裏得到了一個職位？

朱利葉斯 是的，我曾經被委派到陸軍信號隊去當副工程師。

布洛克 現在我要你集中注意力回想一下戴維和露絲·格林格拉斯的証詞上所提到的一些事，你有沒有要求過格林格拉斯夫婦，或者是其他任何人去取得有關美國國防的情報？

朱利葉斯 沒有。

布洛克 你有沒有從格林格拉斯夫婦或者是其他任何人那裏得到過有關美國國防的情報？

朱利葉斯 沒有。

布洛克 你和格林格拉斯夫婦之間有沒有發生任何一件事，牽涉到一個甜果醬的盒子？

朱利葉斯 沒有。

布洛克 証人哈利·哥爾德在這個法庭的証人席上出現以前，你見過他沒有？

朱利葉斯 沒有，我沒有見過他。

布洛克 你的妻子有沒有用打字機打過從格林格拉斯夫婦那裏來的文件？

朱利葉斯 沒有這回事。

法官 你的妻子會打字嗎？

朱利葉斯 她會。

法官 你家裏有一個打字機嗎？

朱利葉斯 有的。

布洛克 當戴維·格林格拉斯一九四五年九月在這裏度假期的時候，你給過他兩百塊錢沒有？

朱利葉斯 沒有給過。

布洛克 現在我給你看一件証物——一張包過四千塊錢的紙，你是不是曾經把這張紙交給戴維或者是露絲·格林格拉斯？

朱利葉斯 沒有。在這次審判以前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張紙。

布洛克 你有沒有幫助過或者說過你要幫助什麼學生到大學裏去讀書？

朱利葉斯 我從來沒有做過這一類的事情。



布洛克 現在，讓我們回到一九五〇年。你有沒有勸過格林格拉斯夫婦離開美國？

朱利葉斯 沒有。

布洛克 好，一九四九年格林格拉斯退出你們合夥的生意的時候，你是不是因為股票過戶的事曾答應給他一筆錢？

朱利葉斯 是的，一千塊錢。

布洛克 你是不是在一九五〇年五月一號從你的存款中取出了一千塊錢，付給你以前的合夥人戴維·向英，償還你欠他的賬？

朱利葉斯 我付過這筆錢。

布洛克 付掉這一千塊錢以後，在你的銀行戶頭上還有數目可觀的現款嗎？

朱利葉斯 沒有了。

布洛克 好，這是一九五〇年五月的事。在這個月的下半個月你看見過戴維·格林格拉斯嗎？

朱利葉斯 是的，我看見過他。大約在五月十五號左右，有一天早晨戴維跑到我的工場裏來說：“我要和你到外面的公園裏去談談。”他堅持要我到外面去。到了外面他也不談，後來我們就走到對面的漢彌登·菲士公園。

布洛克 告訴我們，你們談的是些什麼。

朱利葉斯 戴維對我說：“朱利，你一定要替我想法子弄兩千塊錢，我馬上需要這筆錢。”我說：“戴維，你要知道，你不能從石頭裏擠出血來。我實在沒有這樣多的錢。你要這筆錢幹什麼？”他說：“我需要錢；不要問我幹什麼。”

布洛克 他很着急嗎？

朱利葉斯 他非常着急。以後他又說：“好，如果在這一方面你不能幫忙，你總可以替我做另外一件事。”我說：“什麼事？只要是我能夠做得到的，我一定幫忙。”他說：“那就請你去問問你的醫生，到墨西哥去需要打什麼防疫針。”我說：“戴維，到底出了什麼事情，你這樣着急？”他說：“你不要管是什麼，你就替我去辦這件事好了。”

布洛克 後來你到醫生那裏去打聽過沒有？

朱利葉斯 我去打聽過。

布洛克 在這以後你和戴維又談過話沒有？

朱利葉斯 幾天之後，我去上班的時候，就順便把醫生的話告訴了他。將近五月底，我接到他的一個電話，他說：“非常重要；我想看你；到我這裏來一趟。”

布洛克 他很冷靜嗎？

朱利葉斯 他非常着急。

布洛克 後來怎麼樣？

朱利葉斯 我們在大街上走着。他說：“朱利，我的情况糟糕透了。”我說：“戴維，到底出了什麼事？”他說：“我什麼都不能告訴你，可是我必需要有幾千塊錢的現款。”我說：“戴維，我湊不出這筆款子。”他說：“那好吧，朱利，這筆錢我非要不可，如果你不肯拿出這筆錢來，你可要後悔的。”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直到在聯邦拘留所裏我才又看到他。

布洛克 你把这些經過都告訴了你的妻子嗎？

朱利葉斯 是的。

布洛克 你的同案被告摩頓·蘇貝爾有沒有向你洩露過任何有關美國國防的情報？

朱利葉斯 他沒有。

布洛克 你有沒有從俄國政府或者任何俄國人那裏得到過任何祝賀或者禮物？

朱利葉斯 從來不會有過這樣的事。

布洛克 你曾經和任何俄國人相識嗎？

朱利葉斯 沒有。

法官 你有沒有和任何人討論過俄國的和美國的經濟制度的好壞？

朱利葉斯 這個，法官閣下，如果你允許我照我自己的說法來回答這個問題……

法官 說吧。

朱利葉斯 首先，我不是一個經濟問題專家，但在我和朋友們一般的交往中，我們曾經談到過像這樣的問題。我相信兩種制度都有長處——我這樣說是以我所能讀到的材料和我自己的判斷為根據的。我衷心擁護我們的憲法和民權條例。我始終忠心於我的國家。

法官 你願意替國家作戰嗎？

朱利葉斯 我願意。同時在討論到其他政權形式的時候，我感覺到蘇聯政府改善了他們國內一向被壓迫的人的境遇，在掃除文盲方面已有很大的成績，做了很多建設工作，建立了很多開發富源的工程。希特勒那個野獸會殺死了六百萬和我有共同信仰的人，而我覺得在消滅希特勒方面他們貢獻了大部份的力量。這一點使我極為感動。

法官 和我國的資本主義制度比較起來，你是不是贊成俄國的共產主義制度？

朱利葉斯 法官閣下，我不是這一類問題的專家，我沒有發表過這樣直截了當的言論。我認為如果英國人要有一個皇帝，那是英國人的事情。如果俄國人需要共產

主義，那是俄國人的事情。如果美國人願意要我們的政治制度，那是我們的事情。

布洛克 你是不是贊成用武力和暴動來推翻政府？

朱利葉斯 我不贊成。

布洛克 你是不是贊成一個人從事間諜活動來危害他自己的國家？

朱利葉斯 我不贊成。

布洛克 訊問完畢。（向薩波爾）覆訊吧。

薩波爾 羅森堡先生，你是不是擔任美國政府的職務直到一九四五年二月為止？

朱利葉斯 是的。

薩波爾 你是被辭退的嗎？

朱利葉斯 不錯。

薩波爾 政府告訴了你，把你辭退是爲了得到報告，說你是共產黨員，是不是這樣？

朱利葉斯 是的。

薩波爾 很好。你剛才說過你感覺到苏联政府改善了一向被壓迫的人的境遇。你那樣說是什麼意思？

朱利葉斯 那只是在報紙上所看到的。

薩波爾 你看到過什麼？

朱利葉斯 在報紙上看到苏联工人的生活水準和居住環境

都比在沙皇時代好了。

薩波爾 這你是在什麼報上看到的，工人日報？

朱利葉斯 有時候從工人日報上看到。還有紐約時報。

薩波爾 還有別的報紙嗎？

朱利葉斯 先驅論壇報；世界電訊報。

薩波爾 你是經常看工人日報的，是不是？

朱利葉斯 不，並不經常。有時候看看。

薩波爾 “建立了很多開發富源的工程”。請你把这些工程告訴我，好不好？它們在哪裏？是些什麼？

朱利葉斯 我不是每件事情都知道，不過我知道他們造了一些大水閘。

薩波爾 你把水閘當作開發富源的工程嗎？

朱利葉斯 是的，水力發電站；工廠——

薩波爾 這些水閘儲藏在哪裏？

朱利葉斯 薩波爾先生，我不懂你問的什麼？

薩波爾 嗯，老實講，我也不懂你說的什麼。

布洛克 請庭上注意，我反對律師和証人進行這種閒談。

法官 你不要多話。

薩波爾 你以前見到過這個嗎？（舉起一個募捐罐子）你記得這是那些偵探在逮捕你的時候從你家裏拿出來的嗎？

朱利葉斯 不錯。

薩波爾 這是一個募捐罐子，可以同意吧？

布洛克 可以同意。

薩波爾 陪審團的諸位女士，諸位先生，這個罐子上的字是：“救救西班牙共和國的孩子們”。訊問完畢。

法官 你下去吧。

朱利葉斯離開証人席。

布洛克 傳伊斯爾·羅森堡。

書記 伊斯爾·羅森堡。

伊斯爾·羅森堡走入証人席；書記遞給她一本聖經。

書記 你是不是在上帝面前宣誓說真話；全說真話，不說謊話？

伊斯爾 我宣誓。

布洛克 你是結過婚的？

伊斯爾 是的。

布洛克 和誰？

伊斯爾 和朱利葉斯·羅森堡。

布洛克 你有孩子嗎？

伊斯爾 我有兩個孩子。密契爾·亞倫·羅森堡，八歲，羅勃脫·哈利·羅森堡，四歲。

布洛克 你的孩子們現在在哪裏？

伊斯爾 現在他們在布朗赫區的一個臨時收容所裏。

布洛克 你在七個月前被捕，在你被捕之後，你看到過他們嗎？

伊斯爾 沒有，我沒有看到過他們。

布洛克 証人的証詞中提到你們的傢具中的一張活動桌子，請你告訴我們，這張桌子是從哪裏得來的？

伊斯爾 是我丈夫從馬塞公司買來的，馬塞公司把它送來的時候，我在家裏。

布洛克 好，羅森堡太太，你用打字機打過任何有關我國國防的文件沒有？

伊斯爾 我沒有打過。

布洛克 你曾經想勸格林格拉斯夫婦或者是旁人去從事間諜活動沒有？

伊斯爾 我沒有。

布洛克 你和格林格拉斯夫婦之間曾經有過任何一件事關係到一個甜果醬盒子嗎？

伊斯爾 從來就沒有過這樣的事。

法官 你住的公寓裏有沒有一個甜果醬的盒子呢？

伊斯爾 這，有的。

布洛克 你認識什麼俄國人嗎？

伊斯爾 我從來沒有認識過。

布洛克 你有沒有收到過俄國政府或者是任何俄國人送的



錶啊，或者是其他的禮品？

伊斯爾 沒有。

布洛克 你的丈夫有沒有向你提到過他在做間諜工作？

伊斯爾 他沒有做這種事。他不可能向我提到這樣的事。

布洛克 在戴維被捕以後，你和露絲·格林格拉斯談過什麼話沒有？

伊斯爾 談過，我在我母親家裏看到露絲，我說：“露絲，有些事我想要知道一下，你和戴維是不是當真和這件可怕的事攪在一起啦？”當時她陡然生起氣來，她說：“你怎麼問出這樣愚蠢的問題來？他沒有罪，當然我也沒有罪，並且我們已經請了一個律師來打官司，因為我們沒有犯罪。”

布洛克 這就是你和她最後的一次談話嗎？

伊斯爾 對了。

布洛克 訊問完畢。（向薩波爾）請你覆訊吧。

薩波爾 羅森堡太太，我這裏有一個文件請你驗明一下，這是不是你的簽名？

伊斯爾 （看着那折起來的文件）是的，是我的簽名。

布洛克 薩波爾先生，讓我看看。我反對提出這個文件。這個文件牽涉到的所謂共產主義與本案毫不相干，因此我反對把它當作證據提出來。

法官 我允許把它提出，駁回異議。

布洛克 法官閣下，異議保留。

薩波爾 諸位女士，諸位先生，這是爲了共產黨的候選人彼得·加西奧在一九四一年競選紐約市參議員的一個提名申請書，而被告伊斯爾·羅森堡在這上面簽了名。好，羅森堡太太，你在一九五〇年五六月裏拍過護照像片嗎？

伊斯爾 不是護照像片。我們經常拍家庭像片，從來沒有拍過護照像片。

薩波爾 訊問完畢。

法官 証人退席。

布洛克 被告朱利葉斯和伊斯爾·羅森堡停止作証。

法官 政府方面有無辯駁？

薩波爾 法官閣下，還有一個簡短的作証。傅朋·司奈得。

書記 朋·司奈得。（廳外應聲傳喚。）

朋·司奈得走入証人席。

薩波爾 司奈得先生，你的職業是什麼？

司奈得 攝影師。先生。

薩波爾 去年五六月裏，有沒有一家人，一對夫婦和兩個小孩到過你那裏？

司奈得 有的，先生。

薩波爾 現在，你看到那兩個成年人在法庭上嗎？

証人指出羅森堡夫婦。

法官 被告伊斯爾和朱利葉斯·羅森堡已被認明。

薩波爾 你替他們做了那一類的事？

司奈得 洗印了三打像片，護照像片的尺寸。

薩波爾 (向布洛克)你來訊問吧。

布洛克 你在報紙上看見過羅森堡先生或者是羅森堡太太的像片沒有？

司奈得 看見過，昨天晚上他們登出了羅森堡太太的像片。

布洛克 你的舖子就在法院的對面，是嗎？

司奈得 是的。

布洛克 你說你替羅森堡一家人照過像，你照的是不是他們的合影？

司奈得 兩個孩子和這個女人——羅森堡太太。

布洛克 他們是照在一起的嗎？

司奈得 是的，我要那個大的孩子站在她的旁邊，那個小的坐在她的膝頭上。

布洛克 你所拍的那些像片都是同樣的尺寸嗎？

司奈得 是的。

布洛克 好，這真是些頗不平常的護照像片，一個女人的

膝头上坐着一個小孩子。那些底片在哪裏？

司奈得 我們不保存底片。

布洛克 連一張都不保存？

司奈得 是的。

布洛克 你做買賣記不記賬？

司奈得 不記賬。

布洛克 你能不能拿出任何記錄來證明因爲你給他們拍過  
照片收過他們的錢？

司奈得 沒有。

布洛克 你舖子裏有什麼發票沒有？

司奈得 沒有。

布洛克 沒有其他問題。

法官 証人退席。

司奈得離開証人席。

法官 還有其他証人嗎？

薩波爾 沒有了。這是政府起訴的案件。政府方面停止作  
証。

布洛克 被告方面停止作証。

法官 薩波爾先生，請你就開始向陪審團作最後發言，好  
嗎？

薩波爾 庭上，陪審團的諸位女士，諸位先生。大陪審團

已經決定對三個被告起訴，控告他們和其他的人約好將有關美國國防的情報傳達給蘇聯。讓我們設想這裏有一個車輪。這個輪子的中心就是羅森堡，他像章魚伸出觸角那樣向外發展；從羅森堡到戴維·格林格拉斯，到伊斯爾·羅森堡，到露絲·格林格拉斯；從羅森堡到哈利·哥爾德，到雅可夫烈夫。他們獲得了情報，把情報供給出去。所有這些觸角都走向一個核心——蘇聯。

讓我簡略地回顧一下本案的證據。羅森堡夫婦和蘇貝爾從他們大學時代起就有了聯繫，這種聯繫是依靠一個共同的鎖鏈維持住的——這個共同的鎖鏈就是他們對共產主義和蘇聯的忠誠。我們現在知道羅森堡夫婦曾勸誘戴維·格林格拉斯參加這個陰謀，從他那裏得到關於原子彈的秘密，而把這些秘密轉給蘇聯政府。

本案的問題使得某些人破除了一般的家庭情面，但是很明顯，家庭道義的破壞，是一個做姐姐和一個做姐夫的唆使一個美國軍人去做那種卑鄙無恥的事來背叛自己的祖國。格林格拉斯夫婦在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中間所作所為是不可寬恕的。但是格林格拉斯夫婦與羅森堡夫婦是有區別的。格林格拉斯夫婦爲了

彌補他們給國家所造成的損失，已經從實招認了。而羅森堡夫婦却一味抵賴來加重他們的罪。

你們已經聽到羅森堡夫婦拍好了護照像片，準備像他們的同謀者摩頓·蘇貝爾那樣逃到外國去。你們已經聽到蘇貝爾是怎樣地把愛力却引到這個圈子裏來，以及愛力却自己會怎樣把資料交給羅森堡。

最後，諸位女士，諸位先生。一切證據已經明確地表明共產主義是和本案有極重要的關係的，因為是共產主義思想使這些人產生一種動機，給他們一種啓示，他們才因而進行了那些現在已完全得到証實的可怕的活動。

這裏所控告的是一種最嚴重的背叛美國的罪行，在你們面前的這幾個被告都參加了這個間諜活動，盜取自己國家的機密來為一個外國勢力服務，而在今天，這個外國勢力正力圖把我們從地球上清除出去。在美國法庭上的被告從來沒有像這三個被告這樣不值得同情的。他們每一個人的罪狀的成立是無可懷疑的。我深信你們會根據在法庭上提出來的證據作出唯一的評決……罪狀完全成立。

法官 布洛克先生。

布洛克 庭上，陪審團的諸位女士，諸位先生。你們都是

紐約的市民。我們都是世故很深的人。而且我們都知道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是沒有絲毫偏見的。但是，現在我們要求你們，請不要先對這個案子下結論，因為你們可能有一種偏見厭惡某種政治思想。這些被告所以被控告並不是因為他們做了共產黨員，他們是被控告犯了間諜共謀罪……我們大家知道這是我們法律上的最嚴重的一種罪行。如果由於你們覺得他們是共產黨員，而你們是不喜歡共產主義的，因而就定他們有罪，那末，我對你們說，你們就不是根據他們所被控告的罪來判決他們了。我在這裏，是代表着朱利葉斯·羅森堡，伊斯爾·羅森堡和摩頓·蘇貝爾這三個被控犯了特殊罪行的美國公民的，我現在要求你們照你們希望別人用來審判你們的那種正當方法來審判他們。

讓我們現在來好好分析一下那些事實。首先我們來看一看所有的物證，三十二種證據。所有的這些證據，除其中的兩件以外，全都與被告毫無關係……沒有字據，也沒有指紋。至於那兩件證據怎麼樣？這是其中的一件。（他舉起那個募捐罐子）這是一個白鐵罐子。沒有問題，這是從羅森堡的家裏拿出來的。這是政府為要把這個罪名加在羅森堡夫婦的身上所交出來的唯一的物證。這個罐子，空空如也……和羅森堡的案件一樣。

我們還有另一個証據，一個提名申請書，上面有一九四一年伊斯爾·羅森堡的簽名。你或我都可能不喜歡彼得·加西奧的政治見解，但僅僅因為如此，這件事就能把伊斯爾·羅森堡和間諜共謀罪扯在一起嗎？

聯邦調查局進行偵查的手段是非常高明的，像這樣一個重要案件他們毫無疑問會不擇手段地找出一些証據以便把羅森堡夫婦扯到這個案子裏來的。

因此，現在這個控告羅森堡夫婦的案件，僅僅是根據口頭的証據，也就是從人的嘴裏說出來的証據。啊，你們在生活中可能碰到過某些人，你們能夠完全相信他們，同時，你們在生活中也可能碰到過某些人，儘管他們對着成千本的聖經宣誓，而你們也仍不會相信他們。被告有權利希望你們本着你們在生活中的經驗來判斷在此作証的這些証人。

你們知道，你們能夠教會一隻鸚鵡上來講一個故事，但是，你們不會相信一隻鸚鵡。你們能夠教會任何人……任何人在這裏講一個故事。這並不等於你們能夠相信他。

現在，讓我們拿戴維·格林格拉斯來說。任何一個願意出庭作証以陷害自己的親骨肉，自己的姐姐的人，是令人討厭和令人惡心的。他是人們所見到的最



最低級的動物。他站在那裏時是怎麼一個樣子？他在那裏嘻嘻地笑着，我問了他一句話，好把這句話在審判記錄上照錄下來：“你覺得你在發笑嗎？”你們知道我所得到的回答是什麼？你們還記得嗎？“並不怎麼樣覺得”。請听听他的回答。“並不怎麼樣覺得”。不錯，可能有些人很欣賞私刑拷打那種場面。但是，我不相信你們曾在任何書上讀到過或在生活經驗中碰到過一個人帶着滿面笑容來埋葬他自己的親姐姐。

請告訴我，你們會相信這種人嗎？我要知道，也要你們知道，誰在這裏陷害羅森堡夫婦。他很傲慢；他是那樣傲慢。他覺得有美國政府在替他撐腰。他有權利來傲慢。再說露絲·格林格拉斯吧，她是那樣濃粧艷抹，神氣十足的到這裏來的，她打扮得那樣漂亮，充滿了熱情，完全像一張留聲機的唱片。

露絲·格林格拉斯在這裏承認她參加過那個陰謀。可是她從來沒有被捕過，也從來沒有人控訴過她。露絲·格林格拉斯是脫身了。她把她的姑子拉進去而自己則溜走了。這就是格林格拉斯夫婦爲了他們自己所搞的一套把戲。

現在，我要告訴你們格林格拉斯夫婦的陰謀。格林格拉斯估計……也許有人幫着他在這裏估計……如

果他能够在美國咬出一個人來，他就能減輕他的罪狀，而坐在那邊的那個人（他指著朱利葉斯）就是一個目標，因為他曾經被認定是個共產黨員。這個人是一個理想的靶子；據說這個可怕的情報員拿出了成千成萬的金元，用俄國人的錢來培養學生。事實上他是怎樣的一種人呢？你們對一個暴徒的概念是這樣嗎？一個住在卡波卡區的公寓的人，每個月五十塊錢的房租，老婆自己打掃屋子，境況非常困難，逼得要舉債度日。這種情形與你們心目中的一個接受外國津貼的人符合嗎？

有好些人被牽連到這裏面來。哈利·哥爾德，一個招搖不諱的情報員！但是哥爾德從來沒有看見過羅森堡，從來沒有和他會過面。有人接了他“我從朱利葉斯那裏來的”這樣一個暗號。可是，每一個承認參加這種陰謀的人，都自認他們使用着各種不同的假名。而現在忽然間他們却要你們論定這個朱利葉斯用的是真名。

現在我來談談愛力却。愛力却是一個胆小如鼠的可憐蟲。他知道他可能因那個忠誠宣誓書的事被控以偽証罪。你們能不能相信有一個人，他會忽然走到一個已隔了六年不曾見面的普通同學家裏，在一小時之內就向他提議，叫他去做情報工作？這種說法近情理

嗎？至於摩頓·蘇貝爾整個的案子是根據愛力却的作証……也就是這個一心只想保全自己的可恥的傢伙。

我們再來看看這次審判的卑鄙粗俗的一部份……這個靠不住的好萊塢的攝影師。這個人名叫司奈得，他走入証人席作証說，他替羅森堡一家人拍過護照像片。不錯，伊斯爾和她的兩個孩子拍過一張像片，一個坐在她的膝頭上，一個站在她的旁邊。這是一張護照像片嗎？

好，諸位女士，諸位先生。你們在証人席上也看到過朱利葉斯和伊斯爾·羅森堡；你們有機會把他們研究過一番。我要你們把他們和格林格拉斯夫婦比較一下。請你們問問自己：“他們像是做間諜的人嗎？”

這個案子顯然將變成一個很重大的案子。審判可能要經過好幾個月的時間。我們還將有一百一十八個証人，包括像烏來先生那樣有名的原子科學家在內，到這裏來作証。

法官 布洛克先生，你發言的時間已經完了。

布洛克 那麼，我來極簡單地做個結束。我們要求你們多想一想再來決定這個案子。我們確信如果你們肯那樣做的話，你們除了判定被告無罪外再不可能得到任何其他結論；那麼，你們也同時等於是向全世界表明，

在美國，一個人是能够得到公平審判的。

法官 現在陪審團退席，會商裁決。

燈光暗下來。燈光再亮的時候，被告都站了起來，陪審長已經走進法庭。

書記 陪審長先生，你們有了意見一致的裁決嗎？

陪審長 有了。

書記 請說吧。

陪審長 我們，陪審團認為朱利葉斯·羅森堡，伊斯爾·羅森堡，摩頓·蘇貝爾……犯了所控告的罪。

法官 諸位陪審員，我向你們表達深切的謝意。我個人的意見認為你們的裁決是正確的。現在我開始進行宣判。

本案所判各罪是以一個獨特的歷史背景為依據的。我們國家正在向一種完全和我們不相同的制度作殊死的鬥爭。而被告們却情願信仰俄國的哲學；否認上帝，否認個人尊嚴，不為自由服務，而到處去侵略自由的人們。

本庭認為你們的罪行有甚於謀殺。你們把原子彈交到俄國人手裏，你們這種行為，已經產生了共產黨在朝鮮的侵略，造成了五萬人的傷亡，而且誰也不知道還會有多少無辜的人將要為你們的叛逆行為付出代

價。的確，由於你們這種背叛祖國的活動，你們無疑已經改變了歷史的趨向，使我們國家處於不利的地位。

摩頓·蘇貝爾，由於從本案的證據看不出你的活動與原子彈計劃有關，我承認在本案中你的罪行是比較輕的，因此，本庭判你三十年有期徒刑。

朱利葉斯和伊斯爾·羅森堡，你們是這個陰謀案件中的主謀者。如果我对你們寬大的話，將違背我國人民所賦與我的莊嚴的和神聖的信託。本庭對朱利葉斯和伊斯爾·羅森堡的判決是……（燈光開始暗下）你們被判处死刑，你們將依法處決。

幕落

## 第三幕

### 第一場

紐約的一個公園。燦爛的陽光。人們在散步，有的站着在听軍樂隊演奏一個蘇薩進行曲的末一段。左邊有一個賣報的孩子拿着一種以“朝鮮，美軍傷亡慘重”為標題的印刷品，喊着：“号外”。

隔了幾分鐘，薩姆·巴羅走進。他是來會一個女人的，他看看錶，四面張望。

當進行曲奏完的時候，威利·麥基太太——一個年青的黑種女人——和索非亞·羅森堡老太太帶着輕便講台走進，他們把講台支起。麥基太太登上講台，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麥基太太 六個月以前我的丈夫被處死啦！（人們，包括薩姆·巴羅在內，帶着驚異的神色轉向她們）你們可能還記得他的名字，威利·麥基。每一個善良的、站在南方私刑法氣氛之外，研究過他的案子的人，都深信他是無罪的，深信他是偽証和誣告的犧牲者。他現在已參加到那些

因為皮膚顏色的不同或是政治見解的不同而喪失了生命和自由的人所組成的隊伍裏去了……那是約翰·勃朗的隊伍，是薩可和樊澤蒂的隊伍，是湯姆·木雷的隊伍，是史葛脫斯波洛案子中的那些人的隊伍。（羣衆表現出從感動的同情到窘迫的敵視等各種不同的反應。）

今天，另外兩個美國人，伊斯爾和朱利葉斯·羅森堡，兩個小孩的父母，在死牢裏等着處決，他們是冤枉的。我們國家裏有一些有权有勢的人要想使我們捲入一場世界大戰裏去，羅森堡夫婦要和平，而且敢於說出了他們的願望。這就是他們所犯的罪。爲了這個罪名，這些有权有勢的人就把他們判處死刑，以爲這樣就可以使你我同樣要和平的人嚇得不敢再出聲了。但是我相信善良的美國人一旦明白了真相之後，就會起來要求制止這類事情，要求保全他們的性命的。我要求大家看看羅森堡夫婦案子的真相，（她对大家做了一個手勢，指著正在發傳單的羅老太太）並且把真相告訴你們的朋友。我們千千万萬的人已經相信羅森堡夫婦是又一起被誣告的無辜的犧牲者。如果你們也同樣地相信，那末，乘現在還來得及的時候，動員一切力量來使他們的案子得到重審……乘現在我們大家還來得及的時候。

一個警察走進，走向麥基太太。

警察 你不能在公園裏開會……解散！（向羣衆）解散！

大多數人走開，警察站在一旁舞着警棍，麥基太太收起講台。當人們走開的時候，羅老太太看見薩姆·巴羅站在左邊，向他走去。

羅老太太 薩姆·巴羅先生，你不是朱利的鄰居嗎？

巴羅（不安）是的，您好，老太太。

羅老太太 朱利不是說你是在碼頭上工作嗎？我知道你是願意幫助他們的。你想你可以拿這些傳單散給在那邊工作的那些人嗎？（她把一摞傳單遞給他，他猶豫了一下，勉強收下。）

巴羅 這個，是的……我想可以吧。

羅老太太 謝謝你，我要走了，我還有好多事情要做。

巴羅 再見，老太太。

羅老太太走回，幫着麥基太太帶着講台下場。

一個女人走進。

女人（向巴羅）哦，你在這裏，我到处在找你……走吧。我們太遲了……你拿着什麼？

巴羅（猶豫地）哦，沒有什麼。（很不安地看了看手中的傳單，向四圍張望，看羅老太太是否在注意他，然後把傳單偷偷地丟到一個廢紙簍子裏，帶着那個女人下場。同時燈光暗下來……）



## 第二場

……灯光亮起來，照着一個小型的電話接線台，兩個女接線生在那裏照應。

鈴聲……

接線生甲 白宮……对不起，總統沒有空。請你告訴我什麼事？請等一等……（她按了一個電鈕）……高其先生，哈羅德·烏來先生打來的電話，你接嗎？他說他是原子能計劃的主持人……（向來電話者）我給你接到總統的一位秘書那裏……（她插了一個插頭）……（向接線生乙）你知道關於羅森堡夫婦的事嗎？

接線生乙 今天早上外面有些示威的人抬着關於羅森堡夫婦的標語牌。他們不就是那些俄國間諜嗎？

接線生甲 有人要和總統親自講話，要求對他們寬大，天哪，世界上竟有這樣的人。

鈴聲……

接線生乙 白宮……我可以把你接到總統的一位秘書那裏，可是現在正佔着線……（向接線生甲）這好像是今天早上人人都在談論的問題……（向來電話者）我正在替你接過去，請你等一等。

鈴聲……

接線生甲 白宮……是的，貴姓？愛因斯坦？对不起，怎麼拼？

燈光迅速地暗下……

### 第三場

……燈光慢慢地亮起來，照着在台右邊的伊斯爾的牢房。她正坐著寫信給朱利葉斯。

伊斯爾 （讀她所寫的信）

最親愛的朱利：

整個下午都在斷斷續續地下着濛濛的細雨。我坐在院子入口的一張椅子上，聞到一陣陣不知道從哪裏吹來的花香，看着被雨點打濕了的麻雀寧靜地啄食我撒給他們的麵包。每當雨停的時候，我就憂鬱地漫步走去看看那些從水泥縫裏長出來的青草……我的心為孩子們疼痛。不幸的是他們已經懂事了，不管我怎樣想抑制自己，腦子裏還是不停地想像到他們的恐懼。然而，如果我們能在想到我們將被處決的時候而不感到恐懼，他們也會不感到恐懼的。讓我們不要害怕，他們也就會不害怕了。

親愛的，帶給你我所有的愛。

伊斯爾

灯光慢慢地暗下……

#### 第四場

……灯光从台的左方亮起来，照出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夫累得·文生的办公室。他和考夫曼法官坐在一張桌子旁边，布洛克站着对他講話。

布洛克 文生法官，我提請考慮：對於本案審訊，我們中已經有很多人表示重大的懷疑……請考夫曼法官不要見怪……加上現在又得到了新的証據，我認爲這已經有十足的理由准許重審。

文生 布洛克先生，這個我們以前已經談過，我曾經以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身分告訴過你，你的訴訟委託人所受到的是公平和正確的依照法律的審訊，對於這一點我已完全滿意。最高法院沒有任何理由來推翻下級法院的判決。

布洛克 據我了解，道格拉斯法官，法蘭克佛特法官和白賴克法官都曾經表示過異議。

文生 最高法院的決定，是多數成員的決定。這你是知道的。

布洛克 文生法官，請你聽一下爲什麼要重審的理由，首先是那張桌子，那張活動桌子，這件案子裏的主要的証物。政府的証人宣誓說這是俄國人送的禮物；上面

有一個陷下去的地方是照小型膠捲用的。這張神秘的桌子！羅森堡夫婦說這張桌子是他們花二十塊錢從馬塞公司買來的，而薩波爾先生說他們撒謊。

考夫曼 布洛克先生，你現在不是在開會演說。

布洛克 考夫曼法官，爲什麼不把那張桌子拿到法庭上來？

考夫曼 據我了解，那個時候那張桌子不在政府手裏。

布洛克 可是我這裏有証據，在朱利葉斯·羅森堡被捕之後，這張桌子放在他的公寓裏有三個多月。爲什麼政府沒有想到它的重要而把它沒收呢？那是因爲格林格拉斯夫婦是在过了好久之後才編出這個桌子的故事來的！甚至在這以後，政府追究了它的下落沒有？……這樣重要的一件証物？

文生 布洛克先生，關於那張桌子的事我們已經談得很多了。

布洛克 可是這張桌子現在被一個新聞記者在羅森堡的親戚家裏找到啦！是怎樣的一件東西呢？是在一九四四年從馬塞公司買來的價值二十塊錢的一張桌子。完完全全和羅森堡夫婦所說的一樣。而且馬塞公司已經認出了這張桌子。

文生 僅僅一個証據不足以構成重審的理由。

布洛克 現在已經證明格林格拉斯夫婦在宣誓的時候說了謊話，這個理由还不够充足嗎？

女生 布洛克先生，你現在不是在這裏訊問一個証人。

布洛克 而且我所要說的還遠不止這些。

女生 哦？

布洛克 我這裏有一張聯邦調查局的偵探約翰·馬丟斯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所作的一個證明書的照片。在這上面他承認在攝影師司奈得到法庭上來作証的前一天，他就曾經把這位攝影師帶到法庭上來，並且說司奈得會看到朱利葉斯·羅森堡在証人席上。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司奈得在審判的時候的口供。他宣誓說從羅森堡夫婦到他舖子裏照像的那天起，直到他作証的那一天止，在這期間他從沒有見過他們。這證明司奈得犯了偽証罪。

女生 這一點無關緊要。証人可能忘記了。

布洛克 他會忘掉他在前一天被帶到法庭上來過？我這裏還有審判前後在報紙上發表過的無數文件的照片，這些文件公開宣稱被告曾犯下各色各樣的醜惡罪行，但一直都逍遙法外。這些文件無疑將會引起陪審員的偏見，而這件本身就可以構成重審這件案子的充分的理由。

文生 布洛克先生，你忘了在我們國家裏言論是自由的，  
我們無法控制。

布洛克 文生法官，我說的是政府新聞局發的稿件，政府發的新聞！其次，我有一些從好多國家送來的由著名科學家簽署的證明書，這些證明書認為像格林格拉斯這樣一個不懂科學的人，能夠畫得出相當精確的原子彈機械結構圖，並且隔了四年半的時間還能記得，這種說法是非常可笑的。

考夫曼 他們考試過格林格拉斯沒有？

布洛克 沒有，沒有當面考試過。

考夫曼 那末，他們就沒有資格來判斷他的才能囉。

文生 布洛克先生，這裏沒有任何東西使我有理由來建議重審這件案子。

布洛克 那末，我要請你看看這兩個文件。

文生（審看文件）你從哪裏弄來的這些文件？

布洛克 從羅奇先生的辦公室裏，他是格林格拉斯夫婦的律師。

考夫曼 是羅奇先生給你的嗎？

布洛克 不，不是他給我的。

文生 那末你怎麼得到的呢？

布洛克 我要請你先看看，這第一個文件是戴維·格林格

拉斯自己所寫的他在一九五〇年六月對聯邦調查局的談話。請你看下面的第三段。他說在哈利·哥爾德來訪問的時候，他使他的妻子走開。現在來看審判記錄：露絲·格林格拉斯宣誓說當時她在場。戴維也宣誓說是這樣……他們彼此串通說謊，在作假証。

考夫曼 好啦，布洛克先生，我們已經讓你說了不少話了……

布洛克 還有，戴維·格林格拉斯在審判前的談話裏說：“我不知道是誰派哥爾德到我這裏來的。”但在審判的時候他却說哥爾德向他說：“我是從朱利葉斯那裏來的。”在這裏我還要附帶地講一下，我們現在已知道有一位克勞斯·朱利葉斯·福其斯博士，他的確曾派遣哈利·哥爾德去過。這位博士在他的朋友中間用的是朱利葉斯這個名字。這個談話裏有好多和格林格拉斯在審判中的証詞相矛盾的地方，這不過是其中的兩點。

考夫曼 有什麼證據來證明這個文件不是假造的？

布洛克 這裏有一個筆跡專家的證明書。證明這些文件是戴維·格林格拉斯寫的。

文生 布洛克先生，我總想知道，你從哪裏……

布洛克 現在，請看另一個文件：一個備忘錄，上面寫的日子是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九日，記的是露絲·格林格

拉斯对她的律師羅奇先生的談話。在第三段，談到她的丈夫的時候，她說他一向有一种神經不健全的徵象。有時候他会神經錯亂，有一次得了流行性感冒，他光着身子跑到过道裏亂叫亂嚷。她从十歲起就認識他了。她說他会对一些事情胡亂發些議論，儘管完全不是那回事！儘管完全不是那回事！

文生 布洛克先生，你是不是要我接受這個作為証據？

布洛克 是的，作為重審这件案子的証據。

文生 那末，你必須告訴我，你是怎樣得到这些东西的。

布洛克 这我恐怕办不到。

文生 取得这件文件，有沒有得到羅奇先生的允許？

布洛克 这我不知道。法蘭克法官曾經在最高法院說過，如果格林格拉斯的口供靠不住的話，對於羅森堡夫婦的判決就不能成立，文生法官，难道这不是事实嗎？既然如此，我認為這個新的証據將會使任何法庭認為格林格拉斯的口供是靠不住的。

文生 布洛克先生，請你先告訴我——我正式地問你——你是怎樣得到这些文件的？

布洛克 这些文件是从法國寄給我的。至於是經過誰的手，是怎樣从羅奇先生的事務所跑到法國去的，我不知道。



文生 既然如此，我不能承認這些文件生效。並且我認爲像你這樣有地位的律師竟會縱容這種看上去頗像是從一個同行的事務所裏偷竊文件的行爲，這是一件很成問題——不可原諒的事……

布洛克 法官閣下，我的訴訟委託人已被判了死刑，一天一天，愈來愈走近刑場了。而我知道他們是無罪的。

文生 (起立)布洛克先生，我必需告訴你，由於你公開發表演說對羅森堡案件的審判加以毀謗，你已經犯了侮辱法官的罪，我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

布洛克 你是不是准許重審呢？

文生 不，我不，同時我深信我的同事會支持我。你的這個證據毫無法律上的價值……我很驚訝……我很奇怪，像你這樣有經驗的律師會這樣地把偷來的文件拿到我面前來。這對於你和你的委託人都沒有好處。

布洛克 我要求你讓陪審團來听听。

文生 不。

布洛克 那末……

文生 不，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布洛克 你是不是確信羅森堡夫婦得到了公平的審判？你有沒有看過審判記錄？

考夫曼 布洛克先生，我必須勸告你……

文生 我用不着看，我完全信任考夫曼法官，就是這樣……

燈光迅速地暗下……

## 第五場

……燈光亮起來，照出靠着碼頭的一條街道。幾個人陸陸續續地走進，拿着一塊塊牌，牌上寫着：“聖母的慈悲”、“援救羅森堡夫婦”、“羅斯福夫人說：援救羅森堡夫婦”，此外更有一些類似的標語，上面提到羅馬教皇、愛因斯坦和法國總統等。示威者中間有羅老太太和麥基太太。在最後一個示威者上場的時候，有一個警察，揮着警棍，站在旁邊看住他。這個示威者遠遠地落在其他人的後面。一個女人向他走去，把自己的臉向他湊過去。

女人 你知不知道我對羅森堡夫婦是怎樣的看法嗎？（他不理睬她。她吐一口唾沫在他的臉上，然後，深怕旁人聽不清楚地）我要看他們燒死，我每天都在禱告上帝，願總統把他們燒死掉。

一個男人加入進來。

男人 你這個混賬的共產黨員……你們是在屠殺美國的白人青年……

女人 讓他們都燒死，讓他們坐電椅！把他們送回俄國去！

男人（用肩把那個示威者推在一旁）讓開人行道，你這個骯髒的東西！（警察注視着。）

女人（用手提包向那個示威者的臉上打去，向警察）喂，你！你站在

那裏幹什麼？你不敢碰他們嗎？（警察顯得不安。）

男人 我看你應該到朝鮮去！

警察 （走上前）走，走，散開！

薩姆·巴羅穿着工人服走進，站在一旁看鬧。

男人 他媽的！我不能讓這個混蛋把我擠到人行道外面去  
啊。

警察 （向示威者）我想我說過了，你們只能在大街上行走。

示威者 我們是在大街上。

女人 還會扯謊，你這個下流東西。（她對他舉起拳頭，向警察）  
你爲什麼不把他們關起來？

男人 我們納稅是爲的什麼？連警察都這樣飯桶。

警察 （放高他的聲音）走開！讓開！

女人 （站在那個示威者的面前）你想把我推到人行道外面去……  
來吧！

示威者 （想通過）請你讓一下路，太太。

女人 （她的面色發白，沉下臉）不要碰我！

警察 好啦，好啦，這些標語引起來的麻煩已經夠了。

（他抓住標語牌，想把它拉倒；示威者抵抗着。警察從他的手裏把標語牌奪過來，擱在地上，示威者帶着的一捆傳單掉在地上，撒滿一地。）

警察 我和你們說過我要對你們不客氣的。（他粗暴地把那個  
示威者帶出場，那個男人和那個女人隨同出場。）

薩姆，始終站在一旁，猶豫了一下，然後走上前檢起一些傳單，看了一眼，把傳單放進衣袋裏，燈光迅速地暗下來……

## 第六場

……灯光亮起來，照出朱利葉斯坐在台右的牢房裏，讀着一封伊斯爾的來信。

朱利葉斯（讀信）

最親愛的朱利：

你的來信太可愛了。

我們怎能忘記早年我們在一起過的那些動盪、奮鬥、歡樂和美麗的日子呢？不也就是在那個時候，你向我求婚，我把你當作我心上所最愛的人而答應了你的嗎？

對於一個複雜而冷酷的社會向我們所提出來的似乎不能解答的那些懸謎，我們曾經在一起追求它們的答案。這些答案已經經過了時間和不同情況的考驗，對於所有和我們一樣的敢於面對現實，研究問題的人，這些答案仍然是正確的。

是的，正是由於我們曾毫不猶豫地宣揚這些答案，今天我們才坐在这新新監獄裏，等待着我們所料想不到的更多的苦痛、悲哀和空虛。然而，爲了美國的民

主、正義和友愛，爲了和平、麵包和幸福的生活，爲了孩子們的笑，我們將莊嚴地、驕傲地、並懷着自信在上帝和人類的面前以問心無愧的心情在這裏堅持下去，直等到真理喚醒了整個善良的人類來把這個屠場的大門打開！

曾經有過一個聰明人，我忘記了他的名字，他發現了人格的不可毀滅而感到驚異。親愛的，我們將證明他是對的；這樣，將會使其他的人相信他們的人格也是不可毀滅的，也將會使人們爲了保護我們和保護他們自己而團結起來的力量一天一天地壯大起來。

你的伊斯爾

燈光慢慢地暗下……

## 第七場

……燈光亮起來，照在電話接線台上。

鈴聲……

接線生甲 白宮……我把你接到總統的一位負責羅森堡案件的秘書那裏。（她插了一個插頭。）

鈴聲……

接線生乙 白宮……对不起，羅斯福夫人，總統沒有空……

我把你接到一位秘書那裏，他是負責……（她插了一個插頭。）

接線生甲 白宮……請你等一等……所有的線都佔着啦……你是澳洲，悉尼？……請等一会，讓我想辦法。

接線生乙 白宮……是的，西方聯合電報公司，你說吧……英國，倫敦？是的……是的……運輸和什麼工會？好……

接線生甲 白宮……我把你接到一位秘書那裏，他是負責……

接線生乙 法國總工會……是什麼地方？法國，巴黎？是的……是的……你說代表五百万法國工人，是嗎？謝謝你……

接線生甲 白宮……不行，西方聯合電報公司，我不能從電話裏再收電報啦……誰拍來的？法國總統？……你說的是真正的法國政府嗎？你最好是把這個電報念給一位秘書听……（她插了一個插頭。）

接線生乙 白宮……波爾托·利卡？……（向接線生甲）哦，這是門房打來的……外面有三大車電報。

接線生甲 白宮……又是大西洋的長途電話？……梵蒂岡……請稍等一会……（向接線生乙）他在哪裏，你知道

嗎？

接線生乙 誰？

接線生甲 艾老头子。

接線生乙 他去練習哥爾夫球去了。

接線生甲 這裏有教皇的秘書打給他的電話，他呢，練習打哥爾夫球去了！

接線生乙 那死刑已定在明天執行，他不願意再接電話了。

接線生甲 他得接這個電話，即使需要我自己去把他找回來。

燈光迅速地暗下……

## 第八場

……燈光亮起來照著台左方文生的辦公室。文生正在對布洛克講話。

文生 布洛克先生，自從審判以來，你已經有了兩年多的時間提出這些法律上的論點。我認為沒有理由再拖延下去了。那死刑已定在明天，六月十八號執行。

布洛克 六月十八號恰恰是他們結婚的十四週年紀念日。

文生 布洛克先生，你不是在暗示政府方面是有意這樣做的吧？如果法律程序要以人的情感為轉移的話，法律就成為一紙虛文啦。

布洛克 那末，就根據法律程序，我再一次要求你准許重審羅森堡夫婦和蘇貝爾的案子；現在剩下來的時候已經不多了，我要求你召集你的最高法院的同事……

文生 我已經宣佈最高法院休會了……

布洛克 (極吞吞地)你已經宣佈最高法院休會了……

文生 這是他們每年的例假。以後的事只有艾森豪威爾總統可以作主。據我所知，總統已經拒絕了你的寬赦請求。

布洛克 文生先生，你和我都明明知道總統除了聽到政府的顧問們所作的一些報告以外，他對於這件案子什麼都不清楚。我要求你再召集最高法院開會；這樣可以……

文生 我已經說了不可以，這不能算是一個答覆嗎？

布洛克 文生先生，現在只有十二個鐘頭……十二個鐘頭以後你就要謀殺掉兩個無罪的人。

文生 布洛克先生！

布洛克 我說的是謀殺……依法的謀殺！

文生 (起立)也許你樂意知道我的同事中已經有人提議取消你的律師資格。他們認為你不配享有在美國法庭上出庭的權利。

布洛克 那麼，現在是輪到我頭上來啦。



文生 好啦，就羅森堡夫婦來說，這件案子已經結束了。

我們已經讓你用盡了法律範圍之內的一切方法。在這兩年多的時間內，你什麼方法都試過。在法律上你是失敗了。

布洛克 不然，昨天有兩個費城的律師提出來一個論據，我相信這個論據無論如何粉碎了本案中所判死刑的法律根據。我們的訴訟委託人是根據一九一七年的間諜法被判決的，這個間諜法上面有死刑的規定。實際上，這次法官判以死刑的理由是羅森堡夫婦所犯的罪牽涉到原子彈的秘密。但是關於原子彈的秘密的問題，在一九四六年的原子能法裏面另有明確規定，根據原子能法的規定，最重的刑罰是二十年徒刑！本案的判處死刑是不合法的，我們已經向道格拉斯法官提出了這個論據，因為最高法院的法官當中只有他看過審判記錄。

文生 (大聲叫嚷) 這個論據是空洞的，詭辯的，和你的其他論據一樣！我實在不耐煩啦……(電話鈴响，文生拿起听筒) 哈囉，是的，我就是……是的，我已經聽說過……絕對不行!! 你已經怎麼啦？(然後緩慢地) 哦，我懂了……(他放下听筒) 布洛克先生，你一定很高興，道格拉斯法官已經答應延期執行。

布洛克 請問現在你準備怎麼樣？

女生 我準備今天下午重新召集最高法院……

燈光迅速地暗下……

## 第九場

……燈光慢慢地亮起來，照著台右的伊斯爾的牢房。本內特走進，伊斯爾正在寫東西……

本內特 羅森堡太太嗎？我叫本內特，我是聯邦監獄的監獄長。

伊斯爾 有什麼事嗎？

本內特 我已經叫人請你丈夫去了，可是在他沒有來以前，有一件事我想單獨和你談一下。首先我要告訴你今天下午法院的決定。

伊斯爾 怎麼樣呢？

本內特 最高法院已經撤銷了道格拉斯法官所許可的延期執行。

伊斯爾 是這樣的。

本內特 然而，司法部長吩咐我來通知你們，政府現在準備對你們減刑。

伊斯爾 (起立，不敢相信)是嗎？

本內特 有一個條件。

伊斯爾 (坐回去，冷淡地)是怎麼樣的一個條件呢？

本內特 那就是你願意來協助政府進行調查工作。

伊斯爾 我沒有辦法來幫助他們，我們只知道我們兩個是完全清白無罪的。

本內特 (緩慢地)你總知道一些事情吧？

伊斯爾 我怎麼能夠呢？你要我編出一堆謊話，來陷害更多的無辜的人……這就是你所需要的嗎？

本內特 不，不，當然我們不是要你說謊。但是現在……  
(和藹地)譬如說，某一家有一個人他自己可能並沒有積極地參加……某種活動，但他仍可以知道家裏其他的人的某些活動的。

伊斯爾 你這是在暗示說，我可以陷害我的丈夫來保全我自己的性命。

本內特 不，不，我不喜歡“陷害”這種字眼，用這個字眼是不恰當的。我們不過是要得到真相。你要知道，根據我的經驗，一個明明知道自己犯了罪的人有時候會聲辯他是無罪的。你同意不同意？

伊斯爾 我不懷疑這樣的事是有過的，但是我誠懇地告訴你，我們所以這樣堅決，唯一的理由就是我們沒有犯罪。

本內特對她望了一會，不知道怎樣再談下去，於是站起來走向牢門。

本內特 (向後台)把羅森堡先生請進來。(看守人打開牢門，朱利葉斯走進)……羅森堡先生，你的律師把最高法院的決定和司法部長的表示告訴了你沒有？

朱利葉斯 他已經告訴我了。

本內特 這樣，我們必需回到寬赦的問題上來。我已經和你的太太談論過這個問題，因為我覺得到了這個最後的階段，每個人都應該各自本着自己的良心來作出決定。你們已請求寬恕——請求赦免。當局是願意寬大的……如果你，在你这方面，願意把你以前所隱瞞的間諜情報揭露出來。(很快地)現在我要你的答覆，要你自己的答覆。

朱利葉斯 本內特先生，我只能重複兩年前我們在審判時所說的話。我和我的妻子都是無罪的，因此我們沒有情報可以揭露。我們受到錯誤的判決，應該得到寬赦，還有比這個理由更充足的嗎？

本內特 得啦，得啦，你誤會了我的意思。你說你從來沒有傷害你的祖國；你說你熱愛你的祖國，是嗎？

朱利葉斯 (肯定地)是的。

本內特 你們的案子已經引起了巨大的騷動——是的，老實說，這是美國的敵人煽動起來的一個世界性的運動——美國的榮譽已經受到了損害。只要你們說一句

話，就可以制止這些攻擊，就可以對國家有所貢獻，我們也就可以減輕你們的罪。

朱利葉斯 不對，本內特先生，美國榮譽遭受損害的事，是這些製造這件司法陰謀的人所造成的，不是我和我的妻子。我們的確熱愛美國，因此我們也就不能接受這個不道德的條件來侮辱我們的國家。

本內特 羅森堡太太，政府方面極想表示寬大；想想吧，只要你同意略與政府合作，事情是有辦法的。

伊斯爾 假如政府願意寬大的話，它可以根據新的證據允許重審我們的案子。是不是他們害怕有好多醜事會暴露出來呢？

本內特 這麼說，你們是不想同我談什麼了囉。

朱利葉斯 我們不可能有什麼和你談，除了拒絕你的提議。

本內特 (向出口走去) 好吧，(向台內) 布洛克先生……我祝你們兩位……再見。

本內特下場。朱利葉斯奔向伊斯爾，擁抱她。布洛克走進。

伊斯爾 曼尼！

布洛克 他把情況告訴你們了吧？

伊斯爾 準備在什麼時候？

布洛克 如果一切都失敗了，在今天晚上——八點鐘。(趕快地安慰他們) 但是我們正在不顧一切地要求總統行使寬

赦權，艾森豪威爾似乎連有關本案的文件都完全沒有看過。現在我就要坐飛機到華盛頓去作最後的努力，親自去見他。此刻，世界上所有的善良的男人和女人都在那裏盡他們的力量，他對我們不能全不理睬。

朱利葉斯 這很難說。似乎他們很害怕讓我們活下去。

布洛克 我既是你們的律師……我应当提醒你們本內特的提議，司法部長也曾有電話給我。有一根從這裏直通華盛頓的電話專線老是接在那裏直到最後的一秒鐘，假使你們改變主意同意供給他們一套材料……告訴他們所需要的一些名字……

朱利葉斯 曼尼，不要讓人家來誤會我們。我們並不情願作為殉道者而死。我們要活下去！但我們不能不惜任何代價的！政府所要的代價太高了。

布洛克 那末，我就得要走了。

伊斯爾 兩個孩子，密克和羅比——拜托你啦。

布洛克 他們將永遠不會缺少什麼，除了……喔，讓我們不要談這些好像是毫無希望的話。

伊斯爾 希望總是有的。但是這可能就是我們最後的一次見面，曼尼，謝謝你為我們所做的一切。

朱利葉斯 你是我們最親密的朋友。母親……安慰她……

（他和布洛克握手，布洛克吻了一下伊斯爾的臉，然後情不自禁地擁

抱朱利葉斯——連忙地轉身走出。)

伊斯爾 朱利，怎麼樣……？

朱利葉斯 (拉着她的手) 伊斯爾，你怎麼樣……？

伊斯爾 我正在寫一封信給密克和羅比，爲的是倘若……  
讓我們一起來把它寫完吧。

朱利葉斯 (拿着信在念) “你們遲早會相信生命是寶貴的。不要難過；直到現在，在我們臨終的時候，我們對於這一點還是深信不疑的，就是在劊子手的面前也不能動搖我們的信念。

伊斯爾 (接下去) 你們在生活中一定會知道，善良是不可能  
在罪惡中真正成長起來的；自由以及組成一個真正美  
滿生活的一切，有時候是需要付出很高的代價才能得  
到的。

朱利葉斯 因此，不要難過，我們很鎮靜，並且深深地了  
解，文明還沒有進步到不需要犧牲生命來保全生命的  
階段。我們感到快慰，因爲我們深信其他的人會來繼  
續我們……我們何嘗不想和你們快樂地過一輩子……  
但是永遠記住我們是無罪的，我們不能違背自己的良  
心。

伊斯爾 我們緊緊地擁抱着你們，我們用全力來吻着你  
們……”

燈光已經慢慢地暗下來，只剩下下落的太陽從鐵窗射進來的光亮，最後陽光也暗下來。

## 第十場

……燈光亮起來，照在布洛克的身上。布洛克穿著禮服，站在公墓場上。他摘下他的帽子。

**布洛克** 現在我在这坟墓的旁边，不是以羅森堡夫婦的律師的身分來講話，固然做他們的律師對任何人都是一件莫大光榮的事。我在这裏感覺到我是一個喪失了一個兄弟和一個姊妹的人……如同大家一樣。

然而，現在不是我們悲傷的時候。他們也不會要我們這樣做。他們受了傷害，但是沒有示弱。他們受了酷刑，但是沒有屈服。他們的勇氣鼓舞了千百萬人勇敢地站了起來和壓迫與殘暴作鬥爭。

伊斯爾和朱利葉斯對你們有充分的信心，相信你們決不會辜負他們的。他們深深地知道如果他們死了，人們會了解他們是為什麼死的。他們也深深地知道他們的死會引起人們來和置他們於死地的這種暴行作鬥爭。

燈光慢慢地暗下來，台上完全黑暗，隔了片刻：

幕落